



09956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四十

具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行狀

二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

元清圖

二弟諱世懋字敬美先大司馬公嘗命之曰吾聞東

海有鳳麟洲爾才庶幾埒而况乎署其讀書之室曰

麟洲既甫宦而以家難歸奉母郁太恭人隱居闔閭

中慕王君公之行別署號曰墻東主宦小達思自挹

損更署曰捐齋然而天下故知弟號麟洲其稱如故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一

吾王之先自即五子諱覽諸孫文獻公諱導傳子

諱某世世貴顯至五季而有諱仁鎬者為吳越王

鎮海節度衙推居嚴之分水遂為分水人世孫宋左

司諫諱縉有名臣稱 傳至諱夢聲薄元德不肯取

膺仕僅應行省辟為吾吳之崑山州學正幾四十年

遂為崑山人後割隸太倉州徙為太倉人皇祖考諱

倬歷官至南都少司馬以政術行誼為弘治正德間

名臣賜祭予塋皇考諱 至都察院右都御史歷督

撫薊遼諸軍更六大鎮為嘉靖名臣以口語中權奸

殺最後復故官加贈大司馬賜祭予塋婦即吾母郁

太恭人十九歸於大司馬公明年丙戌舉不穀又十年丙申舉吾弟第生而秀穎異凡兒眉目如畫三歲即善操切其下家人重足而立父母絕憐愛之稍長益務爲寬厚出就外傳讀書輒成誦應對機警議出八歲而不穀舉於鄉第五鼓披衣起坐大司馬公恠而問之曰吾有憂耳何憂曰憂他日之後吾兄舉也大司馬公大悅每爲人說之居四載不穀守刑部郎燕中而公繇御史驟遷中丞南北禦圍倭虜無寧月弟皆從其憂虞艱險百端獨弟與太恭人共之始弟甫十齡而病損先天氣幾成瘵哉其身醫藥間大司馬公憐之甚不欲強以佔俾任之而已弟病小間忽不自得因取適時程式經義誦而做之別成一篇置案頭大司馬公見而心異焉謂太恭人幾失此兒乃始教以屬文而延鄉進士茂才先後授經塾中非久輒辭去曰某不任師也是能見鞭影而馳中間嘗一歸就州試即冠諸弟子大司馬公念而促使去不竟試以學籍進補國子諸生祭酒郭公鑿試而奇之擢寘前列乙外當應順天試其文已藉藉人耳而會有忌大司馬公者擿書題小誤獨其文不入內棘第乃歸侍公使院公故以經術拔諸生名晚而益精其

業爲第日切磋者三載比再遊大學試屢第一尤爲
奈酒敖公銑所稱賞遂試順天與鄉書然誦其程式
文者猶以爲屈而大司馬公意尤惜之欲伸之於南
宮課業益薦第所構易義亦益精明年登巳未會試
當射策公車其文與書皆工受卷者欲上之大相所
故事首甲必大相分讀而大相嚴時嫉大司馬公甚
相客時與彌封者知其指掣去之遂得三甲肄事兵
部第馳謁大司馬公於使院汎瀾久之益大虜方深
入公帥勵將士逐走塞外而大相方媒公以縱賊弗
擊雖坐僅鐫二秩而諸將校皆捕繫論死公謂第曰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四

三

吾禍止鐫秩耶第叩首泣曰未敢必也公謂第去從
朝夕升散吾得老田里作編氓足矣時方議拔進士
爲庶吉士人謂大司馬公以郎君才諸進士中誰儷
者取之若承蜩耳公意爲動第獨曰柰何作此念非
獨慕止是也人方魚肉公不免而欲變化風雨耶謝
弗往俄而御史之白藺上矣益是時御史受相嚴客
馮中丞指中丞受相嚴指以是上而得 天子怒逮
下獄以失守論當是時變出叵測太恭人跳而之燕
中抵與第抱首哭亡何不毅解青齊綬亦至欲與第
上書請代而大司馬公間而曰 上怒方熾是沃之

膏也母速我死而容亦撫相嚴意更以危言脅之不
果上第相與楚服奔走搏殞諸政地塗炭委頓以間
橐餗或入而視疾強顏以進含辛而出益無日不若
形影偕矣會事小提幾且得長繫弟始從不穀操管
爲詩悲歌顛顛大司馬公見之爲泣數行下已而破
顏曰而乃得從而兄雁行吾願奢矣何必膏腴其門
也蓋明年之庚申而公竟不免吾兄弟痛極瀕死者
數矣步扶喪車下潞河且哭且躓乃以一蹇衛更代
行又虞太恭人之毀傷也時時慰問已得民舟凡兩
月而抵家各不自意全時方苦大水災鄉居盜四起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四

抵暮火光與噪聲應不絕乃謀請太恭人偕婦子輩
城居而誅茅構丙舍於藁葬之側三時進食哀號中
夜歎咤誓以蔬素輔粥時余兄弟皆疴瘠而弟以夙
疾故尤甚每月朔入城起居太恭人太恭人憐而憂
之手和肉羹以昇弟泣弗忍領也凡二十七月而始
茹葷畢三載始除服然猶被白恰单衣不敢預宴會
聽聲樂與人間慶吉禮唯於詩酒風所嗜不免時時
濡首相與暢怫鬱澆磊塊而已不穀以久宦去太恭
人膝下而弟共養之日長能得其意念大司馬公有
遺產而世父之子四人家漸挫將大割以贍之而宗

黨有窶困者時王父所置義田屬之冢孫不治亦謀有所更益太恭人嚴不敢以聞而私謀之弟弟曰此懋夙心也宛轉入白太恭人許之是以得稍稍全義舉皆弟力也弟之始爲詩用不穀故因習知不穀之友故李于鱗徐子與宗子相余德甫張肖甫及今吳明卿張助甫而其所心服乃于鱗大司馬公之喪過濟寧于鱗單騎出吊弟哭不能言而且拜且颺于鱗亦目屬之弟既服除請於太恭人與不穀聞過俞仲蔚及吳中周公瑕黃淳父袁魯望張伯起兄弟薄游各山水有所酌倡出一語必翕然歎服而錄以叩于

金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一

五

鱗又爲書感相推挹于鱗大驚賞呼之小美至曰小美真才子也又謂不穀阿奴咄咄火攻伯仁不虞燎鬚耶不穀報之賴其邇來好米汁得少寬耳不然何所迺逼汪伯玉余同年兄也其文辭與于鱗並擅名海內自閩以書先余余爲言敬美且出其近詩數十章伯玉亦大驚賞過望書間遺不絕當是時子與宦不達多卧書中於過從易而明卿爲通家兄弟詩鄙往來稍不落莫矣弟既以大司馬公寃不自與不穀皆絕意進取治小圃居第之左余名之曰離菴一軒曰鷄適度經史古文圖籍之類充牣其中蓋又無一

朝夕而不形影偕也其從兄曰世望從甥曰曹昌先
昌先尤有文皆善排調有淳于東方風躬出其險奇
語以相角久而厭之澹辭取適而已蓋三載而相尚
父子敗又六載而

莊皇帝登極爲隆慶丁卯相國徐文貞公輔之滌冤
滯旌直臣拔遺佚一切與天下更始不穀苦瘡幾死
小間與弟泣告太恭人將伏闕下上疏辨雪時弟雨
舉一子未彌月而殤不顧也疏既上屬新鄭相有所
不平於徐公謂徐公多洗冊書暴揚

先帝過其語外流太宰楊襄毅公甚寬大司馬公而
余列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

六

難新鄭事幾格弟與不穀相對酒泣蕭寺中會新鄭
去國而邊臣行勸者以功狀聞益八閱月而始獲伸
弟居閒無事益刻意於詩詩益工是時留都之臺垣
當有所論薦而弟及不穀與焉不穀謂弟汝當出以
慰我先公地下吾留侍太恭人襄毅公固欲俱起之
而太恭人果欲趣弟謁吏部選於法當得郡邑弟行
至河間道中而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不之吏
部選而徑爲京朝官皆異數也而不穀業已召守故
官天雄部楊公貽書不穀謂南而弟欲以近供養存
者而姑北且報 國而慰逝者不穀再疏辭俱見竅

於是與弟俱勉之官而南儀曹職務簡弟得以其暇肆力於古文章而六季之綺麗名勝觴酒詞筆靡所不領會居無何以郎中羸病攝曹事而魏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弗愛愛嬖姬鄭之子邦寧會公之前夫人薨夤緣請於上以鄭繼封得

誥命邦寧名爲嫡矣誠意伯者知其事而故憾魏公且欲因而奪其權寄謂若卒幼子嫡耶吾當廷論之魏公乃隱其事不敢以邦寧請而誠意伯之計誦則陽謂大司成勛臣之子當封者不入成均習禮爲不

舟山人續稿

卷之五

七

敬大司成是而悉督促之魏公謀諸大司馬劉端簡公劉公曰余辱公肺腑乃敢對夫公之今夫人非正婦也而邦瑞生又在先則均庶也庶而不以長有國法在魏公矍然以邦瑞應事繇儀曹當白部少宰林公嬾時領部喜而謂弟中山王之德遠矣能蔽其後人不違禮而誠意伯者大失望頓足曰今年燥舌正爲奴謬與邦瑞善而爲之謀曰吾故善大司成若賄我我以半予之可得駁行而大司成之屬鄭者謀與誠意伯合乃各以意脅大司成曰邦瑞業四十矣而始不稱胄子者何以邦寧故也且邦寧不爲嫡而何

以毋拜

天子詰稱國夫人不駁異日公當任其咎大司成復是之爲駁而返之儀曹復返之魏公魏公申悔曰劉司馬誤我乃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恨之然無以難也弟奮然移於中都督慕曰鄭夫人故妾也其受封應否非所敢論第邦寧既生未封之先則斷非嫡出之子邦瑞庶而長邦寧庶而幼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謝第一言而徐氏之事定使吾部自茲重矣後邦瑞卒爲嗣魏公鑄祿誠意伯誦大司成罷而後以無貽白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黷法也弟在南儀曹僅歲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

八

餘而遷北爲儀曹員外郎於職檢緝賕詐謹亡害尚書殷文通公知之而太恭人苦沈痾於家不穀時遷山西按察使上疏乞扶持不報會太恭人疾良已始出之任至秋而復發不穀移文兩臺不待請而行至澤州得計晝夜馳而弟上書以病予告至池河始得計先兩日抵喪次以太恭人之不及侍疾也搏頰哭自數且絕而蘇自是弟與不穀伏苫塊如喪大司馬公時唯百日之後時時親筆研於醕酢不能盡廢而已壬申之初冬始禫服偕一二友生汎太湖陟兩洞庭各有詩紀之明年正月服除以四月抵都下十月

始補祠曹意泊如也祠曹諸郎王君象坤劉君應麒
孫君鏞博雅名士弟皆與之善以志行相砥礪悉取
古今子史益於經濟者朝夕討論不倦尋遷尚寶丞
蓋是時同年故人有蒞其上者意不自安而弟事之
益恭以是得謹厚聲尚寶居閒無事益以其間致力
古文辭而故人黎惟敬在東掖李本寧在玉堂歐楨
伯在成均丘齊之沈純甫在郎署李惟寅在環衛劉
子大史元秉在緹帥日相與徵逐詩酒之社而弟時
時握牛耳又善書所揮染篇翰流豔人目忌者緣飾
有游閒公子之稱而是時傳御史上疏論時事觸大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

九

相怒下獄得戍弟與石廷尉拱辰合而爲治裝已劉
御史自遼左論劾大相就緹繫事且叵測拱辰上書
大相請寬之疑其指出自弟而弟又與拱辰偕詣相
客李尚書所勸之尚書唯唯已睨視弟而私曰石君
木強殆王生文之而弟方奉

上命吊祭秦藩既至行禮動止詳華世子國臣靡不
心敬之其幣重弟受食返幣還與撫公藩臬游覽長
安諸勝蹟浮大白弄不律而江西叅議之命下矣弟
怡然不以爲意時不穀方在鄖乃取藍田道經商洛
山中八百里而後及相與禮玄嶽下飲均城樓汎瀾

而別第之外遷也咸謂出大相意而南垣遂緣以鹹
不穀時不穀已改南大理卿矣遂以聽別用歸里第
惴惴恐不自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而所治南康道
務簡無所自顯見而御史張君簡行部其地因挾與
俱之九江饒州時分巡副使未至一切讞審獄牘訊
牒公移悉以付第相知戲曰是常習司空城旦書乎
第曰未也且以仕學耳及其治之輒精而於考覈官
吏語皆覈而文采稱是張君以爲材而異之時巡撫
潘中丞時良者第故人也所以慰藉保持甚至尋入
賀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

十

萬壽抵都下諸詩酒人與忘者皆在弟平心其間不
爲町畦唯小恙慎耳既 陛辭間道具絮酒鷄炙哭
于鱗之墓因游靈巖陟泰山觀日出祇謁闕里孔林
皆有記及詩還至玉山引疾移文兩臺乞休俱不許
蓋弟猶虞大相之深於忤也既不獲已之任所治益
精明嘗從侍御趙君耀按部至饒州而大相毋迎養
至京中貴人導從大相之弟都帥使使寄弟有年家
分能一出會乎弟謝以故事不敢離直指致庖廩而
已都帥忽忽不懌曰我故不足辱王叅趙君雅伉直
心不附大相以是益善弟其滿也特薦弟堪學政而

潘中丞之薦辭尤熾尋遷其省按察副使所任驛傳
時江右之驛傳最繁苦不勝其供億則多取之民民
又不勝其給則爲議減削之過當乃至學官有徒步
出入者第爲下諸郡議衷其平上之臺臺是之著爲
令已兼縮司篆及署分廵道分廵當省會至繁猥第
於吏事益習有所譏駁即老吏莫敢措手嘗據案草
上下牘兩吏更迭錄之腕指痛欲脫盈庭之訟取片
言立決吏私相目使君真神人也尋入棘監秋試御
史邵君陞素悉第才事皆以委之第所取多名士而
程式二策及後序尤以博雅稱俄當入計南昌李令
奔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一

者以進士任可五載矣其始用小苛辦得上人意屢
登薦書以是益驕成貪於酷用慢自掩司府相攝莫
敢誰何第於考語獨借夏日刺譏之臺悟以屬第盡
發其奸狀遂露章劾而令用酷去且抵罪第之入計
也藩司之同事者新不能有所悉亦以屬第當省臺
大會方岳覈二千石及黃綬以下噤自廢第於中獨
侃侃條對諸所救解可指數太宰目送之語人曰大
難不其然乎今者覩練事敢言獨吾晉藩長與江右
某而已而第以勞故且冒寒得屬頗劇上章乞骸骨
帝至大相故知第才而以不勝忌者出之外叟

臺薦語意悔之遂用以柱下石之口而免南臺抨既
聞太宰亟稱弟益欲收之至是寢其奏而會山東缺
學使者太宰欲改補使鄉人一曹郎郎風弟臥所弟
謝曰某用臬使覲不幸有狗馬疾今遽起某雖臬使
病以學使起也太宰賢其意弗遷於是疾稍間例謁
辭大相改容謂弟行矣旦夕當從事大藩山東非而
任也弟謝不敢當歸而聞仙師曇陽子事而慕之以
書托師之父宗伯元馭自通願一挂籍充都養是時
不穀業已前見錄矣師憫弟誠與元馭可許也貽書
謂弟明敏絕世而戒以上智利根存其實則務匿其
名自信篤不論人未信既承道門印可便當專神凝
慮以待機緣向人且勿言色且勿動若愚若昏和光
混俗而內念凜凜常如帝師對面又謂居官學道不
可着一分穠豔氣弟得之喜不自意別去不穀竊意
弟有所托且宦薄而勤勵故益甚嘗署案而有一字
異者停筆呼原案校之謂吏曰若亦能手欲以一字
變斯獄乎吏叩頭謝不能曰此出後曹胥手耳亟呼
胥胥恐則投繯矣解而蘇併致之法益弟離事之半
歲而郵弊不可指數悉爲款以屬諸郡守曰此皆乘
諸君及我之離事而恣爲蠹者也毋論諸君無與郎

署者新亦不易悉但覈其人與事來我爲一懲而改
之不以他累於是郵弊洗矣然第不專徇法必以情
佐理而行嘗鞠一父子相訟者而父辟甚第爲痛杖
其子且誨之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匍匐前護請以身
代第始釋之父子感悔如初有哀帥者好偵諸曹得
其事謂第曰三代不啻是矣甫百日而移視陝西學
政道故里而曇陽子已立化自恨弗及徘徊久之欲
勿止不穀謂曰吾既已失先君子意汝勿爲爾也盍
先君雖在厄未嘗不戚戚以已故錮三子爲恨至是
第始束裝就道既之任其所行約束明暢藻雅爲他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

十三

省冠諸生欣得師試貢士畢行部三原耀州延安未
畢而有兩京臺瑣白簡前是大相不欲持父喪而魚
肉抗議者元馭爭之力不應遂請告歸省大相心媿
之時時露辭色而曇陽子既以化元馭具其事屬世
貞傳而弟手書授之梓給事某御史某乃極論元馭
與不穀講張爲恠幻而留省應之至波及弟與故沈
太史懋學業已報聞弗竟矣而弟慨然謂學使者爲
諸生師帥卽弗竟而業已見指摘何顏復教授諸生
乃移文兩臺乞骸骨而單車之境上度臺躡發卽買
一舡艫徑歸諸生有竭蹶而送者猶爲之講說稅文

不倦時元馭之第家馭亦自河南謝學政歸天下聞而高此兩人以比元馭其賢於不穀遠矣之大相死太宰第諸道學使此兩人俱上考家馭侍其兄苦塊第起家提調浙江學政上疏辭不赴第名益高而惜之者謂縣官需材甚急豈有材如第而竟老丘壑者甲申春不穀亦辭南京刑部侍郎召就醫藥而第以冬復起家提調福建學政閩浙俱天下文學地其視關中不啻倍屣余乃謂第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無乃偃蹇

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於是第意始決以歲杪之任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十

十四

而大試期迫矣星馳至汀而邵武而建寧以兩月畢事遂馳至漳漳故才數郡龍溪一邑民間待試者八千餘人諸生稱是而守令皆第同里人薦紳先生展轉爲其子弟請屬不可屈指數強有力者至藉開府中丞指以脅第第一切謝絕之而唯專其心神以從事諸卷恒丙夜不寐其所揚扃論前列即當下中至擿斥者丹鉛之外繼以精評蓋榜出而人人無異詞至得觀所揚扃語不啻歎伏矣已試泉其法如漳試興化前使之未竟者其法如泉還試福其法如興化以三月畢而諸生及民間之見遺而援故事求再

試者八郡悉集且數萬人第一一收試之而度期且迫第令人自署名卷角而自封之不別爲號於是頃刻就試試畢而付卷胥吏使公閱之有挾父兄私書於卷者有自署其父兄名卷中者悉棄不收收者僅十之七而加嚴閱焉於是居閒倩代之弊絕矣第後先所拔多名士及試徹棘榜開儼然可數而解元李光縉者困諸生久第覩其文而異之俾餼學宮遂冠闈士翕然歸第鑒裁而第尚以所試第一人少應格意恨恨不樂更三年則第一人彙征者無限而第已不及覩矣第所頒條約在關中雅已著聲而閱之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

十五

士習竅而僥倖者衆則其於規愈嚴而法益覈闈人敦行好古學幾爲之一變俄進其省左叅政分守福興道時從侍御楊君按部興化楊君性嚴察於司道鮮所當意獨雅重第事與之謀第多所寬解入賀

萬壽冒暑行至吳門以期遠暫憇里中得遷今官報猶以左叅政祇後抵都下竣事而後拜命時三公鄉人大宰有通家契皆下榻而請益第披吐無諱於元馭尤切至

太常任金陵搢紳先生欣得一遣以爲祥麟威鳳戶
履恒滿有所報詣倒衣出迓恐後筆研之請無虛日
第尚能應之不作厭斲態且盡欲遠江山之名勝補
昔游之所未足緒成一家言而勞疾大發心肺火上
升於喉咽間結闕成痰噎每食必多錯逆不盡受時
吾吳之兩臺使者條論鄉國事冝以大司馬公之寬
僅雪而功未盡讐爲歎禮部議賜公兩祭全塋不穀
再疏請得贈如今稱蓋身後之事畧備矣第擬土書
乞假歸從不穀世貞奉裸將歸兆域以鮮近例遂巡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

十六

不果意殊邑邑久之病日益深乃移狀於卿沈爲具
疏請下尚書吏部極稱弟賢姑予急治病病痊而有
司奏起用如六卿大臣例報可時不穀被

命留京輕行迓弟於奔牛弟時形瘠而色多火然神
氣殊勁爽相勞苦案醫藥與方舟而歸不穀既不能
出又不忍於弟業上書請一丘矣弟謂嚮者兄不云
乎余處子又處將偃蹇

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且

上之待我先公厚比一時也兄寧能恣然而已乎余
不能荅第朝夕候伺弟消息小益則爲寢食不遑嘗

避而飲泣者數矣第微知之強自飾而見我會不獲
請至明年戊子二月密戚知友餞別見予新居第尚
乘小籃舁從澹圃縱觀優旃舉一觴始去又數日促
余過別步履趨談論暢余乃得自引然日懸念無已
時至初夏方晝寢而家人來云弟病益甚無起色爲
之驚墮牀及閱其手書則曰吾食雖不至脾而神甚
王不死也然意者欲安我耳有錄其分產遺戒多理
身齊家要語所析雖草頭木屑井井不遺漏料理身
後衣棺喪葬衰禮爲儉令他人積日而計之弗及也
且曰吾自今端坐以俟期而已其入與婦子訣靡不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百四

十七

頰首飲泣不敢仰視弟洋洋自如明日一家人至則
報進粥無苦已又一人至則進肉矣然自是頗碗碗
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編經子臆解屬歲大侵餓
孳盈道日有死者弟乃倡諸大姓出困米煮粥以啖
之全活可萬計死者用浮屠法延各僧誦經禮識七
晝夜瞻拜甚謹沾沾喜曰吾胸中更無事矣然弟故
課責子姓望之甚急而其於諸生試義分別考校他
好不能奪至是益勤而性稍平善恚忽欲緝離齋園
一島力不稱願顧橐已匱於前施及法事矣意時時
不樂子姓竊憂之將百日病復大發二日而粒絕又

二日爲季夏閏望前一日晨興命移席中堂強起坐
飲少水亭午呼楮墨手書一紙與余訣大槩謂種種
惡證俱現恐在旦夕弟性敏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
遂能輕死破戀六親既已無情卽見兄如不見也未
復謂天下雖荐饑

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爲唯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
勿聽人言搜求人過諸君子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
復卽死無憾既械書未發迫瞑目力起使人掖而據
胡牀盥水於是既畢見輩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
之復何言曰不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儵然遂逝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

十八

不穀時外出抵暮歸而家人以書及計至小子駿時
在邸匿計而以書授不穀曰叔父亟矣讀其書二百
餘言既有致結法尤精美無一筆誤泣謂駿此當未
大故也更三日人來無復生理矣駿度不穀心稍定
乃以計告嗚呼痛哉弟以嘉靖丙申生歿於萬曆之
戊子春秋僅五十三耳不穀長於弟十年齒髮盡墮
去死無幾乃不死而今弟死也弟至性幾曾閔明悟
埒子貢博哉亞子產敏練如賈生其事大司馬公太
恭人以志爲養歎盼若一不穀意所屬弟恒恐失之
也弟間有所請不穀未嘗不心唯也尤薦倫理重名

誼其施予視不穀稍裁而能不失宗黨戚執待而舉
火者亡慮數十家間左歲時咸有所周卹居恆不輕
爲公府居間有之必宗戚之困阨橫賦及寃抑不
伸者若州里大利弊與卑赤恫苦侃侃不憚詳矣嗜
義若渴有所聞於晝即終夕不寐有所聞於夕唯恐
未曙汲汲行之然猶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雖三老
更事者見之恆自失少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
斲遣之不少牽係世望每自愧其濡首且謂大兄非
沈溺者仁而少斲以是及第耳居官好爲條教煩
不至瑣冗能曲暢物情因事爲功屬吏之廉而有材
者必爲之造於上即不至職濫未嘗不弘掩覆以是
多感弟涉肺腑始以受大司馬公舉子業遂精治四
子及周易獨會之趣不專訓詁晚視學政傍通諸經
皆能慕其大要亦喜讀釋老氏言初以資翰墨耳既
受曇陽師誨且多從衲子游於西來之教往往有所
發明獨於宗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極守靜焉
老子所云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詣也既病久稍見定
力去而恬然殆有未易窺量者顧弟不諱言二氏學
恆謂吾於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
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以故躬書曇陽

師傅而所撰著望崖編等書亦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於詩雖自濟南始其所涵咏多漢魏晉宋以至盛唐諸大家然不肯從門入亦不規規名某氏業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尤其踔絕者文出入西京韓歐諸大家間采劉義慶世說自以爲得彼三昧而於游名山記尤詳婉有力善持論往往以識勝少即工臨池行草蕭散小隸踈行得晋人遺意晚而彌好之病甚已絕意吟咏然猶爲陸司寇陰司馬作行楷蓋絕筆也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日出憇靈岩謁孔林入關過華嶽具行滕布履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一昔而下謂平生之觀毋逾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關中單騎走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䟽鑿而菩提達磨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三島固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之詩亦稱是獨其於華嶽謂文不能勝于鱗于鱗已悉之我復何道尤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措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莠之作學圃雜䟽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嗟乎使

第不死假以歲月縱其所詣其政術必爲成私良臣學術必約而窺濂洛之藩吟咏必肩二李趨何薛博綜廣識庶幾宋金華楊新都書執之名亦必侵尋文祝抗衡而一旦併奪之造物者之於弟何其酷也弟娶婦章氏封安人歸化令宗實女以淑若著稱弟亦莊之無間言子四士駟太學生娶袁山東提學副使公尊尼女士駟州學生娶沈吏部員外郎公璟女士駟聘史錦衣指揮同知公繼書女章安人出也士驥聘韓南京禮部右侍郎公世能女側室注出也女四適雲南按察副使楊公道亨子太學生繼英次適兵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

二十一

部尚書凌公雲翼子玄泰次適兵部員外郎楊公士元子庚穎次字南京國子監祭酒趙公用賢子開美適凌者側室魏氏出餘俱章安人出也孫女二人字徐士駟出也所著詩文不彀爲哀而梓之

得五十卷餘所著閩部躡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躡前已行人間嗚呼馬曹慨亡於人槩東亭悼衰於梁棟不彀虛得名耳實不如吾弟今幸未死尚能執管紀述其行事而祈不朽於作者至哀無文宜其挂漏蕭悞若此唯憐而不拒之豈唯亡者之感將存者世世之感也不勝望迫切之至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誌

右泉郁公暨元配劉孺人合葬誌

我外王父右泉公之捐館舍也寔丁未八月十一日
云居七歲而塋而未有誌銘也其二十又七載爲甲
戌之月日而外王母劉孺人始亦捐館益年九
十矣又五載而公之二女暨其子謀於世貞兄弟將
合公之兆而屬世貞曰是惡可以二老人泯泯也公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之所以未及誌銘也傷哉難言之矣日公塋而先大
夫視浙師曰姑少間微余疇能悉公者乃竟用王事
鞅掌終而未及誌銘也嗚呼微不佞疇能繼先大夫
志也公姓郁氏其先晉之高平冠帶族徙而吳者有
節推公已又徙而崑有朝議公待制公入明而居
常熟之沙頭後有憲僉公華容公劉孺人者家常熟
之穿山亦著姓其後悉割隸太倉遂俱爲太倉人而
孺人之父曰高平公玠與華容公善許以孺人字公
公生十四年而華容公卒官公匍匐萬里以喪歸是
時憲僉公移官滇上有母沈太宜人其留侍者張宜

人稱公祖母而公之母曹孺人凡三世皆哭華容公其老者至寢疾公入茹荼痛隱色而加慰養出治喪事哭踊如禮亡何沈太宜人竟卒僉憲公持服歸居歲餘亦卒君以孤童三更大變其居喪治家肅如也鄉里人相指目郁氏有子矣而華容公父子爲庶吏不能無憂餽粥劉翁聞而曰幸依我毋責若幣也公遂與孺人成禮於劉氏而會聞曹孺人病相與歸奉湯藥不解帶而更侍者數十晝夜其居曹孺人喪視如華容公加治則孺人相之也自是復往來劉翁所而孺人之母曰蔣有材行以孺人一女故且賢之數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二

徙橐於郁孺人不自名其有以佐公用而張宜人老且病困公率諸弟孺人率諸弟婦奉湯藥如曹孺人始曹孺人之卒也謂孺人曰吾不逮姑也以累若安得異日若婦之爲若也張宜人曰若代吾婦婦吾累若嗟乎安得異日若婦之爲若也公之諸弟窶不能家謀盡欲毀先廬而公乃竊歎曰母若吾憲僉公之手澤乎哉孺人曰無傷也歸而謀之母將復益橐以給諸弟俾徙箸逾於舊然公自度產日益挫孺人乃以勤儉佐之鼓舞僮使得其力稍稍裕矣公疎眉目善言咲好客客雖卑小母使失意而所遣若賢貴尤

周還不失其於族爲大宗子然行卑其長者大父伯叔父資其謀而幼者資其決卽孺人時時出酒脯饋漿橐歲時就公夫婦懽如也治一圃隔舍酒水有魚池花木桃李棋檯之屬酒數行其鮮進進呼盧戴暉竟日夕忘倦公故仕官家子能熟習公卿大夫之業而性尤好之所抄錄叅考積數十帙人或有所疑者叩之立應則相顧曰是未嘗走百里外其腹豈繙紳籍耶乃又似肉譜公嘗謂士必繇科第可以攄而其爲諸生不利入貲爲楚府典寶不肯赴生平僅一弁御冠帶而已竟以幅巾單練終其身自吾妣之爲公

長女而歸先大夫爲御史而世貞後成進士公乃大喜曰吾始者得聞之而今得見之又身與有之也然亡何以脾疾卒得壽僅六十有三始公年四十八時有一子曰劉將冠矣而夭痛極不欲生孺人憫之曰吾已則已耳公尚可子也爲謀置貳彭舉一子曰鈞鈞生弱目猶閉孺人抱而舐之始開爲其弱也日置之股自是復連舉子鉞鉞視若鈞矣孺人之所出者次女歸於王爲吾再從兄世完又次女歸於陸爲秀才旅携以文學名然皆夭亡子依孺人以居父之而倭寇作是時鉞已出後公之弟遂孺人乃謂鈞鉞曰

卒寇至而吾二嫠者不易完也幸長姊城居可依耳
若曹勉之母蕩佚我先人廬產而孺人徙居日適先
妣自燕歸歲有歲共緡錢米帛日有日供醪肉醃粉
之屬而孺人老卧床褥二女時時起問痾瘵薦湯沐
以至中夜呼粥飲不待耳而具最後生則復為嬰兒
而逝若寢熟者皆二女力也二女於格當旌業上之
部使者矣公復舉一女亦彭出歸奚某鈞嘗娶呂氏
生子其女適諸生王應賓育於陸之嫠者鍼娶氏
生鳴呼世貞少則待公愷悌爾雅所談說引喻
居然有前輩典刑已矣邈乎遠矣孺人之拮据治生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三百四十一

四

逮下為德以不妬成公後及其晚節居順恬約以不
忤成二女節孝良哉乎母也乃若公之先吾父母往
也順也且獲終孺人之大耋固也其後吾父母往也
為吾父母之後者而俾之志寧能無傷也其志而不
銘者何不敢銘也公嘗有官矣而稱右泉公者何別
號也亦公志也公諱遵字子道憲僉公諱容 華容
公諱勳其書諱者里人邵弁也

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按察副使定山袁公生

志

公之解溫處節而歸也時猶在疆仕云天下惜其壯

而才用之不竟而扼腕於萋菲之遺公頽頽然以酒
自放絕口不及宦時事者二十餘年一日治書藏而
頗次其生閱履歷以屬世貞曰吾老矣寧藉子之言
而市吾知於吾所不知之後人雖然吾甚愛子言而
亦唯子是信子姑有以媮快我世貞通家子也又獲
肺腑事公郎不文而敢以辭公名祖庚字繩之其先
袁氏出汝南爲蘇之吳縣人竹雪翁綱者贅於長洲
湯山之惠氏遂爲長洲人綱生瓘曰梅月翁有四子
季曰陽涇翁校則公之考封中憲大夫荊州守也娶
於朱封恭人寔生公公生而警穎至性過人六歲時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百四十一

五

中憲公有里中逮至挫產朱恭人嘗盱不得食而宿
少食以飼公公竟弗肯食曰兒詎能先母飽也十四
工屬文母舅太守公見而大驚曰是兒必爲諸生冠
居二歲補邑諸生又三歲廩於學自是雋聲鬱跂起
而又三歲當郡及學使者試遂連冠諸生秋舉應天
明年春薦南宮成進士公時甫踰冠白哲美麗出
則人目屬之而又屢負秋文聲謂且首應館選公謝
曰生不恒鷄鳴戚施平津門何自分翹材一席地已
果弗預選則謂公京秩可有也公文謝曰生不能於
元子恩坊半面令公亦何自京秩也已而果得紹興

府推官公坐主尹太史臺聞而益賢重公指謂人夫
夫真定山也定山者公故別號也公之爲推官其始
人猶以少年易之公乃抑絀舞文吏兩造立別吏蹶
踏無所容手乃獄成則又若老吏爲心死曰吾不
能從公籍衣食矣公遂以才假守事尋兼縮山陰會
稽兩篆每晨朝奏牘數十案皆滿士大夫納謁踵相
次而公愈整暇又能以其間過從謙游稽山鏡水公
雖用嚴明得吏畏其事單赤惻乎惟恐傷之也視公
帑若私帑卽一錢不妄用之也郡人相率呼公袁青
天袁青天云已或稱袁父而臺使者後先覈公治辦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一

六

狀皆最凡以卓異薦者六褒獎亦如之滿考應尺一
徵至吏部部之佐張文毅公治嘗爲公坐主而才之
擬公給事中則以年未三十格再擬公驗封卽則又
爲他有力者格僅得禮部主客司主事尋勞日本貢
使於南都護之歸錫宴四明禮度卒獲還轉精膳員
外卽進卽中公以望次當轉儀曹問謂其偶曰安能
鬱鬱日抱案視人鼻孔行止同舍卽鄉人某不欲言
其名故調公曰審爾當膝折耶公曰爲縣官拊循黔
首胡折也同舍卽乃以語川事者袁君厭承明矣亡
何出知湖廣荊州府荊州有悍王數以計困守守毋

得善去者公慷慨曰彼非人臣子哉遂之郡前是守
日供水取之沙市沙市去郡齋十里而適公指齋傍
地曰是可井也他果菜亦故取沙市供公既爲井而
又指傍隙地曰是可圃也諸晏會器故取之肆公謂
藏吏曰是可置而恒也繇是日所動息毫髮不以煩
民守五鼓起坐堂皇吏以次請署公一日之則曰某
事急某事緩既署竟進兩造者使畢吐其情僞以片
語而決顧視日猶未昃也乃曰守休矣悍王時使人
覘守何狀已又覘庭空而車門外食館亦空無淹宿
乃謬爲恭敬公有朝謁輒留飲悍王揚驪而曰守飲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七

幾何公徐曰唯王命之王欲浮大白公則亦浮大白
王告弗任公乃亦報弗任然竟不能得公一醉態益
始甚驩既而慨然曰毋令守見短也而公所齎給諸
王孫奉縉以季支母愆約公每謂人守市愛赤子名
而使天子之維藩日口腹之是虞顧恣奸黠爲陸
海胡倒置也悍王以是益心服公而不敢他有所干
請一切治理流聞臺使者畏騰薦書上公以二尊人
老上書欲歸養相國華亭徐公力止之曰守輕舍荆
耶荆數十年無此守則何能輕舍守警之用兵勢已
如破竹而可中止哉守之考三載績今相國張公以

太史里居貽公文二章借具如徐公語在郡志中當
是時浙數中寇而溫處當其衝 朝議急之以公才
遷其地兵備副使公至則發兵徼寇惰歸大有所斬
獲事聞賜白金文幣其又明年寇大舉犯溫且萬人
溫見兵不能三之一而又以分布故益勑公念磐石
扼寇出入道輕騎先擾之寇尋來爭不能得乃散掠
四野而公所伏卒亦時得其掠者首時男女避寇趣
城禰相屬守將欲拒弗納公曰吾在他不虞開門納
之所全活以萬計而鄉人王按察德自說知兵從鄉
里異軍蒼頭要公過議軍事欲以輕騎夜入郡視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一

八

時德所領騎不能數百公止之曰公不能得賊要
害柰何遽穿其中希萬一倖德不聽未明遇賊遂鬪
死公購得屍猶裸露卽解所衣繒錦衣之調棺斂治
喪事而露章督府自劾時公所部他將軍屢有斬獲
人謂且緩之當以功贖而公不可曰柰何以一官故
忍於逝者時督府胡公宗憲按察德同年也遂上公
所自劾書得旨鑄一級調用胡公乃謂公公功可贖
也吾不忍於逝者公謝曰固不佞意也始戚將軍繼
光以援兵至而公身逆之道逢田中子疑其狀甫渡
江而田中子哨聲起諸伏盡發急追公不及而從者

多糜碎公歎曰使我不爲王按察者非天乎而前是
永嘉令江湖以墨聞公持之急又著其事考語公雖
歸待次而屬大計令自度不得免銜公甚乃恣巖公
因覲得自解而有慎御史者入令讒輒疏公不職報
罷公乃笑曰善乎御史之言使我異日不終爲王按
察者非天乎而公之解溫處事郡邑有恒饋可直五
百金公以問從吏曰例也公笑曰例自吾始盡卻之
幾無以爲歸計而幸中憲公工墾田田可贏千畝公
乃節縮浮費傍產小拓季歲加三之二既蚤廢放於
酒而吳多佳山水花之日月之夕非艱疾無虛晷然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十一

九一

所莠不過一尊榼與二三故人共之以故不橐損而
其奉二等人昕夕伏牕唯謹既咸躋上壽以歿治喪
用孝聞里中公既儉於財不能爲浮施而至族戚誼
故有緩急未嘗不立應也善譟浪不恒於莊間及義
憤則慨然見聲色吳中歲宴侵而長吏佐之虐者公
時時竊歎每謂人吾不能如前輩陸浚明蓋陸公於
公知己而好指誚不避顯貴人故公尤惡深文吏每
云法不可盡使我盡法者我何讓張廷尉趙少府也
其始司理紹興而守荆瓦再與鄉試事得沈通政東
爲浙士第一後以直諫名聞天下他所舉若王少宰

篆馬廷尉三才張大叅楚城皆表表者故陳方伯子
兼寬中而緩事人或謂與公性異而交好至白首無
間言先司馬公與公同舉進士長於公一紀而事每
推公居謂割劇賈銳我能並驚康莊至泯機杜權不
如遠矣夫以公之一爲司理一爲守皆雄劇郡而皆
有赫赫聲者其於嘉靖中循法吏疇能再屈指也夫
所謂泯機杜權者三事大臣用也然而卒不驗者何
也王按察不沽首賊不爲損功公不嚴待墨令不爲
損名嗟嗟乎功名之際信難言哉不然以公之才庶
而何至如陳壽語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又何至作黃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一

十

次公損治郡名也雖然縱天殺解天裘屈信逍搖以
樂長年公可謂不受侮造物者矣公所治壙在吳邑
陽山西之鴉哺墩先塋其偶文王二恭人而虛其中
以俟曰吾不諱世諱也達矣哉公以正德之巳知歲
生生六十二而壽歲成明年而世貞志之凡三娶文
恭人有子有子一曰太學生思娶唐氏女孫男二諸
生懋貴娶朱氏懋質聘毛氏曾孫男一士驥聘劉氏
王恭人舉一女適唐某最後曰謝孺人以例不及封
無出側室二惠氏亦無出潘氏舉二女許氏徐淳孝

徐熙學皆措紳名族

張幼于生志

嘉靖中以制科之業稱公車者無若吾郡吳三張曰伯起曰幼于曰叔貽幼于始字仲舉一曰救叔貽尋夭而是二人皆厭去其業爲古文辭益壯麗其名亦益著幼于交遊徧海內咸欲薦不朽之策於幼于弗顧也一日東訪余弁中而請曰有樂丘之石以于子余愕弗敢應已而曰不佞少長於君八歲柰何任君身後幼于曰固也世有不可知者我先子則猶可得之子子先我則無若子何茲乃有二幸夫及子之身而得不朽我也與我及之身而得觀子之所不朽我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十一

也子以爲何若然則何以不君傳而誌爲幼于又曰傳者傳也誌者志也我藉于而傳之乎則無若藉于而志我之志也於是爲張幼于生誌幼于初名鵬翼已更名獻翼其先自鳳陽徙而金陵已又徙而吳爲望族王父準能積著起家有四子以伯氏叔氏材任治生棄之賈而仲季恂守經術仲率繇鄉舉至台郡司理季游太學得金吾幕職而叔氏遂大廓其產以誼俠聞至傾郡邑叔即幼于之父所謂雲樞處士冲者也當是時處士以才能振其姓家所蓄三代敦鼎尊彝古圖書籍器玩即代稱膏華者莫敢抗居

恒自歎誰與我守者世得無以蔡中郎目我乎已而
伯起生又七年幼于生皆生而自質娟好秀麗每出
市人連袂矐矐屬之曰誰家璧兒常非復塵世間物
父憐愛之爲置師塾日誦數千言稍受筆卽能破累
昏而所造語竒往往出意表年十七卽以詩贊故翰
林待詔文翁文翁世所推伏前輩無兩輟食而讀謂
其客陸禮部師道曰吾與若俱不及也趣延入酒之
而是時伯起業已名文翁客居數歲遂客及叔貽陸
君亦折行而與幼于稱詩友故皇甫按察訪彭處士
年黃慶士姬水今劉按察鳳尤相得唱酌無虛夕當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

十二

是時操觚者以不得幼于一語爲歎幼于尋游南太
學兩司成至不敢抗師禮引以爲上客然至每大試
輒不獲儔伯起雖一獲儔其試南宮亦畧如幼于故
借悲叔貽之天而相率爲厭去然幼于之所謂厭去
獨舉子業耳故治易至是益深湛其思自比於絕韋
折撻而不已蓋十年之中而成三易曰犧經約說曰
犧經雜說曰犧經臆說已有讀易紀聞讀易韻考學
易標間後先將數十卷時人往往以博覈歸之而未
有能韻習者幼于意不憚乃盡謝其故冠裳幅巾短
褐買輕屨呼筍輿縱游其越諸名勝建牙握節之使

邦君大夫與搢紳逢掖之賢豪長者多幼于所故識
即非故識而耳幼于名者亡不延頸頰結歡張先生
先生乃肯顧我幸甚坐未定輒命酒酒至則賦賦罷
則談談劇則卜夜稍不跡方以肉黛粉蛾眉肩隨之
矣蓋咸以何點擬幼于惟幼于亦自謂通隱也築室
石湖塢中貌點兄弟像而祠之始幼于之及處士公
也雖甚見憐愛而義方斬然小弗稱則賜朴而嫡母
葉太君欲而摩煦之若創其股生母許少君以有子
故代家秉其誨幼于不顯爲慈幼于精專其思以奉
父及二母於三子中最爲得二母心父及葉太君相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一

十三

繼歿幼于刻像私室以朝夕起居至伏膺薦饋哭聲
殷殷不絕少君爲之感動曰我幸亡恙是兒脩辭色
而奉養我他日卒不諱奈兒日枯何其事伯起茔甚
然伯起介少可而幼于多許晚節雖小異趣然未嘗
一息而忘推兄也吹塤和篪洋洋盈耳矣痛叔貽蚤
逝亡以爲地下者則謂誌銘於余諸傳誄哀輓多屬
之鉅公名人云吾所不欲得不敢以加吾兄吾所欲
得不敢不力於吾弟人以爲實錄幼于念處士公先
仲季父物其奉侍二父益謹所進毳毼以日計非產
之珠以月計衣履翫好以歲計五服之內宗戚中表

有恃而室家者急朋友之難逾於己若故諸生劉登祖姚懋言兄弟諱崑徐玄素許高朱三重醫士馬應龍游客張昂王人佐輩或館餼或治喪塋或受孤寄或解紛難其始分誼不甚深徃徃竭財力爲之弗計也若素所敦重及貴人長者弗暇計矣幼于既以顯重性又好客擊鮮飲醇之懼亡虛日以故環所居顧家橋里巷車騎冠蓋委積前後不絕守令傾耳而待幼于亦時有闊說然不顯爲所偏私人不能以是病幼于其兄弟所居重於二千石然善自挹損舍人子有外閭卽被傷委頓猶好謝其敵而自引過至盜財

物而露者猶掩覆之不使竟也事詳家兒私語中家兒私語者幼于所自著也幼于念以任俠婁控產僅圖籍存而許少君益篤老不能舍之而此所蘊藉不得攄游跡漸近不敢過數百里外娶婦朱爲吾女甥賢亡子中歲爲幼于置貳舉三子而婦物三子曰甲曰伋曰頃以伋嗣叔貽意尤念之爲倣顏氏家訓凡十八條垂四萬言以示軌物他所著詩文又數十萬言其行世者十之六弇山人曰余讀幼于私語遠本天道邇證人事上標先德下述已構詰昆懿交織善畢羅卽毋論三子答問爲何所以立揚資事之道備

矣所著詩文最夥不名一家言其誦亦以先後爲至
未大要才固而溢學積而宏今不必離古不必合匠
心或法過境輒會斯所以爲執苑之雄乎哉古者親
在不稱老今詩少君八十七箸無害而幼于虬鬚蝟
燦數權若玉飲噉御內如少年乃遽斂其雄心而謀
東身之地以身托得無爲吊詭乎哉吾敢以其志志
之且爲約曰自此而吾與子所乏者非日俟而續焉
可也

御史大夫連江吳公平嶺西前後功志

前是吳公以御史中丞撫嶺西而嶺東西無不被寇
會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十五

者當是時御史大夫凌公以十萬衆蕩平諸巢穴而
獨以西寇厲公公練卒蒐乘廣儲蓄申賞罰轉怯令
勇因形爲勢寇已歷歷墮肢掌間而會謀得昭平三
屯最強而孽最甚卽勵將士捲甲而趨大破之窮追
出其背鹵斬渠酋以下千三百七十餘級俘血屬三
百有奇牛馬糧仗稱是捷上加祿一等錫金幣優已
比三河池啼咳諸寇復叢起公議先其急者選將士
分道襲擊復大破之剋其腑鹵斬渠酋以下四千八
百餘級俘血屬三千二百有奇牛馬糧仗徒於前捷
上詔錄一子入胃監錫金幣差次之而公已八爲右

司徒矣未得代丁內艱去當公之破賊時輒行視要害立城邑民人其良者而儲胥之俾專精其力於南畝畫賦給役比於中土天子時時心念一鄉士能寬我南顧憂今者安在益甫服除而太宰以全嶺之大帥請即進公御史大夫盡護嶺東西諸將吏民一切得便宜從事於是嶺西之諸將吏民懽欣鼓舞若離乳之赤子復歸父母之懷而其威德之所流聞則嶺東之人望公亦若望歲公至而士飽馬騰將吏覲勲唯敵是求公曰不殺拜天子之命綬靖若曹不可究武姑以時消息久之府江之大桐江徭起與平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一

十六

樂昭平永安荔浦徭熯而抄畧行旅剽度廬畜浸淫及遠衆議大征公曰大征費鉅莫措也且示之聲迫使匿也潛分兵爲四哨屬文武大吏將之凡十餘戰躡其穴百十餘處鹵斬酋渠以下千餘級俘血屬百有奇撫而卹業者五百餘家而亡何金鵝松栢深壩等寇復繼起公即移師合嶺東之勁爲五哨分道掩擊復破之鹵斬酋渠以下八百餘級俘血屬二百有奇先後捷上詔錄一子入胄監錫金幣如前益聞之嶺東之地沃饒而其三番迫於閩粵及西南諸水國無所不通道是故利在海而害亦在海嶺西之地境

垆深巖大壑箐棘毒瘴往往而是自賊
而與猺獠接其人皆喜亂不憂死勝則蝟集敗則鳥
鼠是故利不在山而害在山嶺東之害故驟定無論
國家之於猺獠取羈縻而已間不勝其擾一搜捕之
然亦僅僅取懲艾雖以韓業毅之果王文成翁襄敏
之美亦不能盡快其志自隆萬之間執政者始務以
威勝之決策除勦於是凌公與前後大帥殷劉諸公
皆極其兵力不避鎔耶之惜而賊之授首於鋒鏃者
十已八九矣公之佐諸公當右臂時其兵力不踰勝
賊乃能鼓其所不足而鹵斬恒過當及其繼諸公爲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

十七

大帥其兵力數倍賊矣顧必抑其所有餘而鹵斬若
稍不稱捷亦不時上公豈不愛肘金橫玉之報顧上
以節縣官之帑而下以惜生人之命其愛有甚於財
金橫玉故也語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吾茲爲嶺右
稱休矣召穆公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豈不
亦仁人長者哉公故與余知交而中表陸生某街公
德自嶺歸而以事狀授余余爲之敘其畧如此陸生
倘以示公則爲我併告公公今政成且入輔矣卽有
代者願以理定遠之語任都護者語之也公具姓名
某嘗視學其地有賢聲當一千石吏治時爲天下最

拜 璽書金帛之賜云不獨以武功顯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無右
僉都御史來視浙師故有募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
人多括蒼頭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戰
功餉資至糜縣官廩不訾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爲裁
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
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乘孔爲急
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
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

十八

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於兩臺使者居
間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嘗守吾郡用循吏治效驟
遷不習兵弗聽今予錢自如乃洵洵爲惡語董以恫
喝止吳公而吳公益持之堅顧僅兩臺使言之諸司
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
媾其黨噪於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闖入幕
府吳公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
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股
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
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母殺人母掠財出

入必媿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詣吳公及兩臺使
曰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
矣諸公詢知其狀姑好語慰藉之莫敢誰何而具其
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
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選悞則兵益驕而他鎮
皆胼決掣振而起顧獨張公貴臣自令至填撫江南
上谷皆以談咲埽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公出而
得便宜行事之命吳以勒還里候勸公既拜命即
促裝朝辭而吳公候代於茗雪間亡何而市民變復
作杭十萬室五民蟻襲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潮
奔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一

十九

密日相厲以濕束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天司于
陬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
必以身受役者既情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
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佐卿僑處素舞文與市
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曰
謂我曹無瓜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
官易與耳兵一振郎茅靡且今跨襴襦手揚揚九衢
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拂息而獨柰我何諸大
猾稍稍動而會佐卿坐他法郡杖而囊之三木諸大
猾遂嗾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

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率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兩臺使者門盡挾其衣裳以出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禾而警至公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一營無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喘恐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而諸士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麗譙揭長竿裂所掠袍衣幟之哀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苦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公曰易也柰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達旦公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公怒曰余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焉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汝死而不使汝一飽汝寧無怏怏也今者使

汝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汝曹例爲我盡力討捕之母多殺多殺不汝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二黠魁謝死罪公咲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耶不牽死死義終有名今柰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哉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號勇爲中軍裨營其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於菜市橋失塲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巷口又敗之

章家橋皆卽行剽所就俘纍纍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丁佐卿在焉公前已要臺使者至卽訊得其倡謀者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甫及門而遁唯恐跡之矣公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裁朘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醞釀酖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於此者廟議爲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於上公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公飛魚衣及二品

服色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生
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
自疑因陽謂二黠鬼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於
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
服獨二黠鬼者始賈衆怒辱其中丞而當其自縛時
又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
歛贈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橐始大恨曰成我曹
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公既豁達大度治軍雖不
廢法而不爲煩苛衆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
我然其氣不無寢溢往往遨遊塵市間兒子視其人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二十二

而加武斲焉人亦惴恐相奉承莫敢誰何公既以庶
得各營倡亂者名厲春汛復當發七營哨公乃令治
兵監司徐君顧君輩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
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
張賢若陳文浦若吳章成若廬州詣臺詰之曰女亂
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
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
女美衣媮食而驕於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橐夫
後伺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
卒曰天子不欲盡僂女女自揣當死不今而後

盡力爲國禦圍衆人人股栗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
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
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
耳且不欲食吾言二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
郎公不遺我尺寸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
吏民耄倪謹且呼曰我曹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
報公者有如日全浙之士民俄聞之俱加額曰浙自
是無警矣弇山人方卧病緒聞之容起而歎曰夫豈
唯全浙吾吳自是無警矣夫豈唯吾吳環浙而省者
皆無警矣吾不能他及當浙兵之務變而他幕府追
弇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一

則爲檄廣額外優以媚兵兵醉飽倍謂市人若曹不
交事我耶一旦悔何及蓋至宿昔猶惴惴焉今而後
知有三天子三尺者誰力耶當公之疏再上 上大
悅進公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顧君兩徐君
而下遷賚有差而追視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爲當云
弇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郎署時從六七君子
慷慨談說千古頽一世皆有餘銳焉公獨沈深雅靚
藏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及若蠅
公單車直入恬然而亡挽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
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

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
赴浙不佞嘗爲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真能不負
不佞哉詩云君子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斯公謂矣

邢氏五世事畧志

邢故河間望其先以國爲氏周公旦之叔子所謂邢
茅胙祭者也蓋一冉見於春秋而其任齊者曰蒯瞶
以節顯仕曹魏者曰顛仕元魏者曰巒曰蚪咸以政
術顯曰邵獨以文學大顯至唐而曰君牙者以武功
顯至宋則益顯不可屈指其爲州邑不盡同然皆中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二十四

原人無有籍江右者 明興而江左之邢始散縉紳
間及嘉隆而中原之邢乃復顯其從自河間而爲山
東之臨邑者蓋世世稱上豪而岢嵐公某以讀書明
經舉鄉薦遊太學爲吏部選人得岢嵐守蒲九載以
節惠聞嘗坐迂中貴人瑾稱詔罰粟千石岢嵐公橐
若洗方憂之計無出一夕而粟山積於雉門較其數
則倍之矣岢嵐公有二子伯曰賸公某仲曰慶士公
某贈公之爲經術沈沈也又嘗哀然諸生間以故雅
自負伯子都諫公如默成進士累僉吏科都給事中
而贈公時甫膺貢顧不肯受封曰彼我何以見岢嵐

公然竟不第以博野司訓終終而後得贈如某公官
贈公有三子長郎都諫公數長青瓊廷諍獄獄有古
直臣風而與其僚論事不合爲所申謫郡司理謝政
歸仲斲事公某豪爽有風槩例補太學上舍授甘州
行都司斲事季封公某習經術不就傍晚醫家言試
禮部高等當得給事大醫今念親老乞德藩良醫以
歸封公與斲事公俱名能治生得計然白圭之法以
寬息之而家隆隆起顧皆好施予義散其贏不顧嘗
合三千金新孔廟及學部使者賢之而旌以棹楫曰
世德名家封公以子山西道御史侗貴封如其官自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封公之上距岢嵐公三世矣皆有衣冠不齷齪田里
而岢嵐公有一弟某不仕子某薦於鄉第六人仕爲
寧晉令中子復應選貢有聲岢嵐公四丈夫子長
郎贈公其次爲某貢如贈公獨貴至順德郡倅叔某
不仕季某舉鄉薦亦第六人名能詩而天都諫公有
九子長某以書事世廟拜申書舍人仲舉鄉試而會
都諫公之見背早不及家某復以文宦削之九子者
橐杓然也封公復先爲經紀田產各直五千金甲第
一區未室之僂半補大學而後治私斲事公其相之
矣封公有三子則今御史侗長而御史少郎穎異十

入而膺拔萃貢文六年進士高第以文學名海內其業分受之封公居恒稱封公之治太史公也殆不減劉小中壘村征南之於左氏日唯黃之與乙而冊錯加表砭砭無停手豈不賢於吾家子才誤書借屣哉都諫公每曰吾在青瑣十二年不如季氏一青黎二載歎其以仕奪也御史之叔若季爲諸生拔奇儁故芥視科第矣其與中書君九人者距奇嵐公而四世者也中書君長子某視御史爲猶子而齒相若復同舉鄉薦諸弟亦鮮不具矜紳者此距奇嵐公五世者也即他若寧晉順德斷事三公復不下數百指咸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二十六

彬彬稱是侍御謂余好談說公侯卿士年表及薦紳閥閱之盛蓋爲我志之余謝不敏竊睹士大夫所稱邢氏之盛於山東非甲而乙毋暇論崔盧李鄭即元魏之際所謂曰巒曰蚪曰邵者亦安能踰勝今日哉古之顯以世胄次亦門蔭此爲滋生者也差易而今則必自七寸管搏而以大小得之此爲拔起者也則甚難試屈指而數邢之顯人不少皆拔起安在其相籍也雖然舜有羶德而人蟻附之豈唯人蟻附之即造物亦蟻附之夫栽培傾覆天之恒也是概是封人之恒也余所聞於封公尚爲德不已環臨邑而里居

者無不衣食於邢若庾廩然蓋不止河之潤九里已也三吳之吏民日加額侍御有後矣都諫公而上遠不能悉以余所聞邢之顯安在其不相籍哉惟是不佞之先瑯琊著於晉於宋齊梁貂繇蟬聯長淮並盈後千餘年而彷彿復始幾與中原之邢相望則所謂籍者庶幾共之矣

舊承相府志

入西華門數百武更入重門又百餘武有大門北嚮其高與諸宮殿等爲三門以通中涓指謂余此故丞相府也廣延延袤老樹嵯岬其間已而有堂巍然南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 四

二十七

嚮繇堂背以入中涓曰此相府後堂也其壯麗亦可敵諸宮殿檜柏雜植皆數拱餘東南一樹亦老矣曰此五穀樹也當初夏時其實若稻麥者則稻麥登爲魚形則大水已復繇堂背入薨棟逾壯麗曰此相府庭中十檜皆兩列其本相距可十武而枝椽結爲門若虬龍對攬竒恠不可名狀曰丞相所植也丞相爲誰曰故僂人胡惟庸也樹之前數十武有笱井曰胡相於井傍鑿一孔別取其酒轉注之說爲醴泉出邀高帝親牽因而伏甲謀不軌者也自丞相府而西數百武復有門自西門而又西千武而始爲西門樓則

大內矣攷之贈司禮監太監雲音墓碑與中涓所稱者畧同竒南海人也以內使守西華門時胡丞相居第距門甚邇而欲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牽而伏甲以待竒偵知之亟走當蹕道勒上馬銜言狀氣鬻舌馱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搯箠亂下竒臂將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而眺顧見丞相第中壯士裹甲伏屏間數匝亟發禁兵捕擒之而後召竒氣絕矣詔贈竒內官監左少監賜塋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堂竒復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司禮太監加

拿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一

二十八

諭祭而少司空何孟春文其碑石與中涓所指稱正等但攷之國史則謂惟庸以驕恣漸露不自安而會故所居定遠里第井忽生石笋水湧起數尺三世冢墓火光燭天遂以爲已瑞有非分之覬會右丞相汪廣洋以異悞不能持正外謫益自疑而其子嘗走馬衢道中誤踐人死上怒欲使之抵償惟庸請納馬贖罪不許於是構故相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諸將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同謀逆節恐事露奏發之尚書商嵩時謫爲省更亦發之上親賜鞠皆驗惟庸與陳寧皆斃死節坐不

早告亦死而姑寬善長史之紀茲事詳矣弟不及禮
泉出要 上臨視而伏甲謀爲逆也雲竒發惟庸逆
謀功甚大而史佚之且又以府弟醴泉溢爲故里第
石筍發井湧起數尺何抵牾若此弟 上既登城樓
視伏甲掩捕之得反狀矣而又何假於塗節之告變
也豈節以事發始首故不免於死耶然既謂之丞相
府則惟庸妻子皆居之不應在西華門內而堂室之
爲層者三又軒敞無可藏蔽凡內皇城直徹者一覽
而當悉之亦不待雲竒之告 上之登而後見也甲
士入西華門門者豈不之覺察將無丞相府私第始
猶在故西華門外後西華而廣之併其第錄故耶惟
庸雖有寵見重似必先賜第於中山王諸功臣且
在禁中而又南嚮其高與宮殿等要或中涓狎舊聞
謬指以爲惟庸第故耳余故爲志之而不敢飾其疑
以俟後考

後舊丞相府志

舊丞相府云胡丞相府也既高大逾等而又在禁中
南嚮余以爲必非 高皇帝所賜若自治第恐必不
敢或以爲中書省則又誤按 高帝初下金陵即故
行御史臺改爲中書省居之其後稱吳王徙居舊內

而別立中書省以居左右相國平章左右丞明年即
帝號徙居大內而舊內與中書省如故省中丞相以
下至六尚書侍郎各有堂閣當不下數十而此特五
楹二層耳縱傍有廢地東西僅百武不足以容諸公
卿大夫也十三年革中書省析爲六部仍析大都督
府五之御史易臺而爲院稍殺其秩後院太平門外
與刑部大理寺列今欲問故省府與臺之遺趾而不
可復得矣豈即五府五部地耶然上下金陵卽有此
省府及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始卜大內以就鍾
山形勝居都城偏左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於宮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三十

之兩傍也夫以國家全盛二百餘年之蹟泯泯不可
復究而况南宋之行在與李唐之故宮又至孫吳司
馬晉宋齊梁陳千載之陳蹟耶然彼尚隱隱有一二
可指數者而今乃不然卽使不佞而欲繼平子太冲
之緒握不律以叩掌故者其誰爲我荅噫吾不意金
陵之文獻僅僅如杞宋可嘆也已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四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翁著

支部

䟽時事類

爲南京五城房差䟽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各開題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題前事該都察院覆議

勅下南京兵部將南京都察院奏內刻內夫差備查府部寺六科等大小衙門要見某衙門曾設有直堂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十一

直廳皂隸若干名或各官名下各分臺轎帶馬各若干名作何差遣係何錢糧各衙門有無看守宿風係何名役若干名若原無直堂直廳者應撥火夫看守其街道曾否設有更鋪係何役巡更各官私宅應否用火甲守宿其守宿巡風或長差或更番用其力與徵其銀孰便至於禮部出

表拜牌內官監內守備國子監等衙門躉修打掃每年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常規取用者此時暫時短差將何撥送作何處分除小票濫取已經奉有

明旨裁革者永宜裁革其中尚有開載不明或與在

京不同者再行會同酌議停當仍行應天府查所屬
每年編擺各衙門應役差役逐一詢訪就衙門大小
繁簡通融劑量應減者減應留者留仍將合用之人
畫爲一定之規分款開註會本具奏請
旨施行然後刻爲成書傳示久遠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南京府部院寺六
科等大小衙門原設有直堂直廳銀兩多寡不齊各
照額數支給各該衙門聽雇臺轎帶馬跟隨各役僅
供日間役使其街道設立更舖係民居照房輪流火
甲巡更防守南都地廣民稀各公署私宅坐落曠僻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 百四十一 二一

相離民居隔遠火甲勢難相兼巡守是以先年量撥
五城地方人夫協同守門庫子等役巡風守宿俱更
番撥輪朝去暮來聽其力役至於出

表拜牌弁各衙門躉修打掃俱係五城輪撥地方人
夫一時應用悉照書冊及行據應天府回稱所屬編
派各衙門應用差役似難裁減等因前來呈乞會議
案呈到部臣等會同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用
汲議照南京各衙門直堂直廳銀兩皆爲雇役以供
輿馬之用此項人役及明始集投暝即散原非有干
輿之役難以責之宿守至於火甲之設專爲防護地

方巡緝賊盜無容別項差撥南北相應一體但京師民居稠密公署私宅鱗集櫛比鋪甲便於看守巡軍易於呵護南都地廣民稀公署私居相去爲遠衛卒單薄聲援難繼而戶兵刑工等部俱有庫藏獄囚文卷之屬干係匪輕不免兼用五城地方各附近人夫協同看守輪流差撥夜宿支更晨回營業費既不夥人亦相安但行之既久弊孔日滋而五城兵馬司漸多徇情濫撥所委吏胥又復乘隙科詐積棍便於包攬貧民窘於繁難原任右都御史海瑞目擊其弊力爲裁減刊刻成書上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三

請以爲永遠之計而左都御史吳時來等復恐裁減之數尚有遺漏曠蕩之澤或未盡沾再有茲

請復蒙

勅下會議臣等謹將奏刻內夫差除革議

內條款先已裁革外其存議內五款逐一復加酌議如各衙門公署弁公務打掃執燈等項暫取用於一時合用人夫相應仍舊者也若五城看監自有弓兵抽分竹木廠亦有軍餘可備看守帝王廟久已停祭朝天宮習儀報恩寺行香道衆僧房亦可打掃各官私宅守宿更夫五名者減二名三名者減一名以上通計人夫一百三十二名相應減革者也各官

遇有陞遷離任看宅人夫即行停撥其應天府所屬編派各衙門差役悉從舊議無容裁減今將會議過合用夫差逐一開具題請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加酌議覆請

明旨恣行臣等將後項酌定夫差刊刻成書廣曉居民臣等仍將撥差事宜置立循環格眼文簿印鈐給發五城兵馬司每日將撥過夫差順序填註每撥一差給以號票與甲夫執照方許應役朔日將循環文簿送部司稽查吊對號票仍呈報巡城御史一體查考如有冊外妄撥一夫私出小票冒取一物者遵照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二

四

原奉

明旨事理聽本部及都察院弁科道官指實叅奏施行庶事有成規人知遵守少省居民繁複之役仰誦聖主怙恃之恩無窮矣緣係南京五城房租事理未敢擅便

議處聽用船隻以供大典疏

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管理船政主事王永寧揭稱奉本部劄付准兵部咨爲欽奉事內開潞王之國合用船五百隻除將到滂馬快北糧等船盡行留用又將附近衛分減存糧船衛官座

船催搜備用如再不敷又於官民船內雇用外仍官費文前來本部添取馬快船三百隻赴河路未凍押赴抵灣備行本職如數修理差官管押赴京又奉劄付准工部咨取壽宮栝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蘇松杭州三府行令各該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責差能幹官員押解帶慣熟園丁沿途澆灌合用船隻仍咨本部撥取馬快船裝載備行本職預備修造各等因查得本部馬快船六百隻專供進貢之用案照嘉靖三十九年親王之國兵部除照例查留灣各船外添取本部馬快船二百舟州山續稿卷之二四三

隻猶苦於難支今額外之內既倍於往日而取用之命又會於一時查本部馬快船除先期出差者已二百四十隻未盡抵灣兵部無從查核故添取三百隻今在塢船三百六十隻所餘者止六十隻耳工部支用尚恐不敷而今冬及明年首船又將何賴事實難處伏乞批司查議等因奉批車駕司議報該本司署郎中事主事倪凍看得工部所取栝子松用船原無定數且業已屆之各該撫按委帶員役押解澆灌是於本地裝載啟行矣若又使之迂道南都請換部船不唯稽延耽誤事多推諉恐樹木移徙或有他虞

彼此俱爲不便似宜移文該省卽用原船管押赴北
之爲妥也兵部取船三百隻已奉

明旨宜依數修理如期押解以慰

皇上篤念親親之仁但奉

旨用船五百隻而本部已解三百隻所缺者僅二百
隻耳兵部又多方設處必能足用其先差船二百四
十隻諒已陸續抵灣當爲剩物似宜移文兵部仍以
貢事爲重將前船餘剩者作速放回以備進貢之
需其今冬及明年春夏進貢各船如龍袍船一
十四隻鱗魚船一十八隻枇杷船二隻楊梅船四隻
舟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二
六

六十隻此係

上用及 太廟薦新宜照常期不敢遲悞外若器皿
板枋杉楠板木

誥命苧布杉條竹噐畫匣板枋銅絲網瀾瀾木等項
此皆可以少遲者如蒙題

請將前項錢糧俟船回之日仍照起數一併解發如
遇公侯伯赴京齎捧內使陞遷乘座暫照出差官員
應付勘合今於各衙門取討座船或徑由陸路俟船

回之後仍依舊例則貢事無誤而他費亦可省矣
萬一不虞之事更出意外則查原減舊船未拆者量
行修理俟後用完仍抵正數在今既非額外之費而
在後亦無棄置之船其夫役則照例選食糧之人以
充甲計各夫之數以貼銀有事則用無事則止不必
編審以滋擾亦不必另募而難散其銀米則查舊例
添取三百船約增行糧幾三萬石今升勺不用取之
於此尚有餘餉但候船弁運於貢事無秋毫之損
而增船添甲於運官無秋毫之資且會計今昔之數
雖尚謂之節省而愛惜錢糧之心則皆謂之糜費凡
弁州山續稿卷之二百四十二

七

在庫之積皆

朝廷所有臣子惟爲

皇上守財耳苟錢糧既省而又於

國事無誤亦何必於增修也等因到部臣等看得兵
部咨內稱潞王之國用船五百隻除將到灣馬快
北糧等船盡行留用又將附近衛分減存糧船衛官
座船催拽及將官民船雇用外仍差官齎文前來本
部添取馬快船三百隻當查本部馬快船先期奉差
抵灣者已二百四十隻若加以到灣北糧及附近減
存糧船衛官座船又雇用官民船隻於五百之數似

已穀足無復需三百之船矣第

親王之國

聖朝大典寧備而有餘毋寧緩而不足臣已將見在聽差船隻星夜催促修完措置夫食計重九前後可以下水抵灣之期必在凍前但船數止六百隻今發行者三百留灣者二百四十則見在之船不過六十隻而已而工部咨到又開取

壽宮栝子松樹九百餘株坐派蘇松杭三府行令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責差能幹官押解仍咨本部撥取馬快船隻裝送到灣夫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八

壽宮栝松於事體尤重豈敢遲滯但前

上貢之船既留而後之國之船復發一時實難措處况松株園夫既取之三府而不以三府之船徑載使之迂道而來易舟而往不惟勞費更煩亦恐他虞不免又照明年二月以後南京內府監局工部太常寺衙門進貢各舡若龍袍係供御之服鮓魚等項係薦新之味制帛係廟祀之需決不敢有誤常期其自今冬起一切器皿竹木銅錫等項似在少緩伏乞

勅下兵部將潞王之國舡隻約穀五百之數已滿

或將舊留者放回或將續發者停止以備明年進
貢之用如一時前缸未回聽臣等酌量事體緩急爲
起數前後不必拘泥每年月期仍

勅下工部將蘇松杭三府枯子松聽彼處撫按衙門
徑自委官解送庶幾兩便不至耽閣至於將原減未
拆舊缸量行修理俟後用完仍抵正數一節蓋爲萬
一意外之慮顧在今處分業已無誤且親王之國
之典不常有而

壽宮之松不常移以

皇上之神聖恭儉有不洞念留都根本之計而行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九

樽節愛養之政者乎臣等皆以爲仍舊便緣係議處
聽用缸隻以供大典事理未敢擅便

爲議處禁役工食疏

山東司案呈奉本部司獄司蔡子孫守智等呈爲
前事守智等百名募頂廣德句容等州縣額編禁
子看守獄囚晝夜不休詎意各州縣多拖欠工食
銀兩迄今三年屢告牌催輒以停徵抵搪餬口無
計衣裝盡典懇乞轉借支給以甦蟻命等因奉批
該司查議看得禁子之役原係力差後因隔遠不
便每名徵工食銀九兩閏加六錢募役頂當實給

工食銀七兩二錢餘銀刑具囚茶油等項公費出
其中先該兵部題奉

欽依各處該解皂隸銀兩俱限該年正月以裏解部
如有起解過限先將賫批人役叅問仍轉行巡按
御史查提耽悞官吏問罪如律抄招繳報今查各
州縣解到者已不免後時而通州崑山常熟嘉定
上海武進江陰宜興無錫等縣全欠萬曆十六年
帶閏年分并十七年分銀兩和州寧國旌德當塗
興化全椒淳安麻城等縣全欠十七年分銀兩崑
山縣仍欠九年分銀一十一兩常熟縣仍全欠十
年分併欠十五年分銀一十八兩上海縣仍欠十
五年分銀九兩通共欠銀六百二十六兩是以諸
役屢屢苦告呈部牌催亦經數次隨該崑山等縣
回稱見奉撫按明文停徵夫人情一日不食則饑
矧禁卒日事于掖夜嚴鈴拆風雪之夕未嘗休暇
以此苦役而責三年枵腹之人情委可憫各該州
縣耽悞之罪亦無辭矣但地方災傷
上供諸費猶且議停必欲取辦移文則被災之地一
時難措且欲待其解到則啼饑之役坐視奚堪查
得萬曆六年間該本部題爲遵奉

明旨追沒隱匿財物事追火者陳洪借約銀兩并追償變賣房屋什物等項共銀三千七百九十九兩二錢二分先奉

聖旨着南京刑部收貯隨發上元縣庫收外合無照所負之數

題借支給候以後豐熟之年立限嚴追解部抵補上不費公儲而下可以濟各役熬眉之急似爲便計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禁卒晝夜應役不得畚休今重犯尚有囚糧而典守者衣食不給其哀迫懇告之情夫豈得已但州縣之玩愒固亦有年矣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十一十一

而目前之凶荒誠難措辦臣等當查得本部各項贓罰連年解濟邊用已盡惟此一項尚可借支合無恭候

命下於陳洪名下原貯銀兩內暫借六百二十六兩分散禁子孫守智等支領當差候年歲稍豐立限催徵前後新舊銀兩補還如各該州縣仍前挨年容本部查叅及提吏究革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典吏李萬臣齎奏請

旨

爲地方䟽

廣東清吏司案呈問得犯人羅春招係南京留守
前衛軍有散拘在官本衛江東馴象門千戶所正
千戶陳部于萬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外
守備等衙門劄委夜巡向與省發周二隣住春因
跟隨陳部就在伊家住宿萬曆十七年八月初四
日午時有問結伊鳳先存今故男伊文漢行至周
二門首見佛前供有瓦香爐一箇潛入竊取間當
被周二見獲比時春在陳部門首看見就將伊文
漢左右顛頰左血盆左脰臍左右前肋右臂膊腰
眼各打傷左肱肘脊背連兩後肋兩腎各跌傷仍
用繩鎖見陳部比陳部明知事輕要得邀功生事
不合故違酷刑官員不論情罪輕重輒用夾棍等
項因而傷人致死者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
事例又不合責今春同不在官徐倉將伊文漢撈
起致將手指撈傷復用夾棍將伊文漢兩腳踝夾
起逼令招贓伊文漢供無別贓比陳部仍令春等
向伊文漢兩腳踝夾處用榔頭狠打成傷比陳部
見得伊文漢傷重今春叫周二認前香爐比周二
不肯出認陳部又叫春向周二在官雇工人周祿
說稱只要你替周二見官認前香爐我供你飯食

等語至初五日將伊文漢帶稟巡邏劉都督見得
事小釋放訖陳部又不合今春將伊文漢責令問
結總甲王虎鎖禁更舖以致伊文漢負痛難忍於
本日辰時在舖自縊身死該南城兵馬司俞兵馬
揭稟刑科并巡視王御史及外守備等衙門俱批
該城相驗傷痕明白具由通詳叅送到司審各情
俱的將春問擬因事威逼人致死律引例充軍王
虎杖罪送南京大理寺審究問司於春名下追給
埋塋銀兩發遣發落外照出陳部有罪係軍職另
行稟呈到部叅照南京留守前衛江東馴象門千
戶所正千戶陳部叨職干擻恣行兇惡據伊文漢
偶竊無主瓦爐計贓未直一貫原無重情輒爾非
法拷訊逼令招盜雖稱自縊實係刑傷含冤者情
有可憐酷刑者罪何所解相應叅提究如律例緣
係軍職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典吏蔡芳齎捧

謹 題請

吉

辭辯類

乞 恩勘辯誣讎仍正罪削斥以明心迹以伸

言路疏

近覩邸報吏部題覆南京兵科給事中王良心福建道御史王許之論劾臣侈穢曠肆緣由奉

聖旨王某着照舊回籍聽用欽此臣本天地棄物無韉線之長而負丘山之慝以致言官交章指擿分當屏殛以謝公論

聖慈矜憫猶令聽用臣但當席藁自刈飯蔬沒齒豈敢妄逞浮辭上瀆

天聽第竊許王良心之論臣臣不當齒需次之籍王許之之論臣臣不當復稱人於世使臣尚齒仕籍則臣生有餘愧使臣不得稱人則臣死有餘耻據許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百四十二

十四

謂臣吳姬越女之艷充斥戶內崑山弋陽之調錯雜庭中且容一優人宣淫導欲伊族士夫羞之嫁穢於孫副使密揭於胡巡撫寘之法典臣猶欲溺而庇之其汙褻醜態尚有不忍形之齒頰者此臣所謂不得稱人於世者也臣嚮因年近三十無子先臣存日爲置二妾生三子其一病故今之存者僅生子老妾與臣妻而已爨姬樵青俱無可以侍巾櫛者見在可勸也臣守先臣之教家僮大小數百指無一薄曉音律及粧飾面首者見在可勸也臣自癸酉葬臣母後既忝仕路不能終廢聲樂而子回籍鄉閭之會不能獨

謝優戲前歲偶於公會見一優之長壯者年已四十餘客指謂臣此孫氏之滛客陸象賢也臣實醜之不許足跡一踐家庭今年四月胡巡撫訪察枷號致死萬口稱快旋聞崑山縣知縣程達亦將孫氏之婦勒令自盡與臣風馬牛不相及今忽謂臣家門之醜嫁穢於孫氏得非爲孫氏游說者嫁穢於臣耶夫訪察之由與陸象賢孫氏婦之所以死胡巡撫程知縣可問也臣族之忝士大夫者運使三接主事周紹錄事定陽有無密揭可勘也其他謂臣杯酒艷句結官私之歡而囑托以取盈杯酒往來之禮誠有之若爲人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十五

解一事因而得一錢臣所未嘗敢也見在道府州縣有司可問也臣之鄉措紳以至於閭閻小民可問也又謂臣探要津過官經田蘇杭遠道伏迎投刺請謁甚有陪送半月不返者臣自歸田以來二載有餘止是大理寺卿陸光祖約臣出會於寶帶橋一飯而返光祖與臣同年世契且以名行相砥礪者也此外自九卿科道吏部但有經蘇杭者毋論不及臣面亦未接臣一刺俱見在可問也又謂臣居藩臬惟厚罰贖以易奇貨結交游臣歷青州兵備浙西分守湖廣山西臬長不曾動支贓罰送人何況置買奇貨唯任大

名兵備時間沿舊例饋鄉士大夫不過斗酒束素而已今雖年遠俱有案卷可勘也又謂臣擢巡撫則擾百姓之供應索土司之餽遺票支四出致府縣官有大手段難陪賊之怨綠臣駐劄鄖陽地非孔道日給資之廩銀與百姓毫無干涉其襄南一帶因奉

明旨通行守巡裁節歲省千計承差小票不曾亂給一紙止是鄉搢紳公禮查照常規動支解剩贓罰然務從簡薄時有小手段之謂未嘗一令有司陪賊撫院底簿可查也臣所屬地方原無土夷止因風聞附近施州衛宣撫招討長官身故累年通不告襲恒稱

舍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

十六

護甲土司於撫按衙門訐爭歲無虛月臣竊謂土夷不以

王命爲尊以印信爲重將來漸不可長偶因條陳事宜謂土官必須告襲及施州衛不得勒詐該部覆請通行先年給事中楊節以爲失策尚不敢以爲然今乃謂臣索土司之餽遺將誤以臣爲施州衛官矣兵部原卷可查也夫古之人於不薦者諱而曰簠簋不飭於淫亂者諱而曰帷簿不脩亦可謂忠厚矣然一被其名則沒世不齒今無故而加臣以貪淫之名又舉一郡七邑之所共穢於孫氏者而穢臣臣不足惜

所惜國體耳若良心之攻臣其持論甚正其事亦多實第不如所言之過甚耳臣罪誠有之臣當先臣之遘禍不能以死請最後獲昭雪又不能固其匹夫之守而覩顏復出臣罪一也既出之後亦欲少有所樹見而才劣識闇苟且歲月虛糜官廩臣罪二也情事既與人異不能攻苦服素以追先哲獨行之風吳俗脩口腹臣不能以惡草具奉客而有酒食之累臣罪三也性好泉石治一園而出後爲家幹有所增飾而弗能毀雅嗜圖籍因傍置古器先產盡挫臣罪四也臣生平不曾延納方士唯翰墨之客恃其舊知引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二

十七

類以來心實苦之而不能拒誠有如良心之所言者臣罪五也臣不能自閔其雕蟲之技有所撰述或以浮譽見忌或以微辭取忤心雖悔之業已無及臣罪六也有此六罪與良心之所論者合而臣尚可以玷需次之籍乎且南中之攻臣者三矣不勝不止而留臣一綫之息以資無盡之口臣固有大耻抑且有大利懼爲此情實迫切懇乞

天恩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各該衙門從公覆勘臣言果無一虛然後正臣之罪將臣原官盡行斥削以謝言路臣布衣耒耜老死無憾若臣言有一虛即盤

水加劍有古之法典在臣萬死亦無憾不勝懇迫涕切之至

爲懇乞 天恩辯明考滿事情仍

賜罷斥以伸言路疏

本年玖月貳拾肆日接到邸報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黃仁榮奏爲大臣故違明例欺冒

恩典懇乞斥奪并究司臣扶同欺罔以重考覈事內

參臣濫冒考滿

恩典緣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臣奉職無狀名實未孚致來憎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一

十八

口自當杜門藉藁仰候

明譴夫復何言第於心跡未明事體未一而以臣之

故波及銓部大臣不得不一白之於

君父也臣於萬曆四年內以巡撫鄖陽右副都御史

轉南京大理寺卿未任該南京給事中楊節論劾

臣奉

聖旨王世貞既操守未虧著回籍聽候別用於萬曆

七年內起補應天府尹未任間復該南京給事中

王良心御史王許之論臣奉

聖旨王世貞著照舊回籍聽用至萬曆十一年科道

等衙門會薦起用十三年內起補應天府尹陞
南京刑部右侍郎臣以夙病不能蒞官蒙

恩准在籍調理俱無到任續該撫按衙門屢薦及南
京禮部尚書袁洪愈特薦吏部題覆起用至十五
年十月推補南京兵部右侍郎次年三月初一日
到任管事扣至十七年六月初二日通前右副都
御史歷過俸共三十六箇月例應考滿查有吏部
見行事例兩京考察論劾改調者但以調官之日
爲始不得一槩通理臣思得兩任所支之俸皆兵
部侍郎與巡撫都御史相接中間雖補應天府尹
并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十一十九

通無到任侍郎爲陞任之官所支非調官之俸且
先後再起俱由

廷薦非關調除但既查有新例不敢隱蔽前情徑自
赴部而三載考績有黜陟幽明之典又不敢不行
申請仍前支俸管事以故備由移咨南京兵部轉
咨吏部以爲進止續准吏部咨稱雖係見行事例
又有萬一偶遭詿誤無玷公評自當另議不以改
調爲拘及查本官文章行誼望重士林久貫丘園
并登廊廟正所謂公評無玷不應以改調爲拘者
也前後所歷過俸月自應通理等因臣方敢於六

月初二日詣南京吏部過堂以初四日離任行至
淮安地方接得邸報蒙

恩陞南京刑部尚書比時既已離舊任於考滿事體
不容遽已卽將南京吏部咨結通咨到吏部續准

吏部咨題

請父母本身及妻

誥命緣由奉

聖旨准給與及題

請蔭子王士驩備詳節次回籍緣由謂臣雖經論劾

然節奉有前項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單二

二十

明旨於行檢無礙奉

聖旨准蔭夫榮先錄後希觀

聖主華袞之褒以爲絡身重此是臣子至情人孰無
之臣豈能獨有所異惟是不敢毫髮隱蔽以冒叨
非分之

恩澤此則臣之束髮自勵而不敢渝者也且臣於將
滿之際移咨吏部止具前後出處及所實歷之俸
以請耳非敢有所欺罔也及得咨許而後行聞
命而始以南京咨結送吏部據以題

請其蔭子疏內明開被劾緣由亦未嘗有所欺罔也

夫該部其實以聞

皇上據理以許雖

天地高厚之恩以庸劣具臣當之心有所不安耳法
豈有所翫哉臣自鄖鎮以迂直失權臣指再破皆
擿閉戶讀書未殺世故者一紀於茲矣未嘗染指
倖門希心要地籍使前者苟赴刑曹之

命比當再滿之

恩典又需何乃舍昔分所應得之官而今遽躡希所

不易得之典哉御史黃仁榮獨據以爲臣罪極其

醜詆至謂臣荒淫縱肆曾經給事中楊節王良心

兪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十三

二十一

論劾夫劾臣者節良心尚有王許之僅參人耳先

後論薦者無慮數十人豈三人之劾者獨當而數

十人之薦者皆不當耶豈荒淫縱肆之狀三人與

仁榮獨知之而數十人者皆不知耶又以臣氣力

足以播撼該部欲蔭則蔭欲陞則陞且謂侍郎李

江六年之滿不陞而臣三年之滿驟陞爲駭蔭子

之說前已明之不敢復贅彼不知臣之通仕籍已

四十二年矣班行之內無有在臣前者若使據三

年六年之資而不通計科第之遠近則吏部一守

資薄職耳何名爲銓衡也臣巖穴久廢之人強起

就吏又在遠地散曹馬能有所播撼又謂里名勝
母曾子不入蓋責臣以大義不當作刑官是也臣
父昔年見陷權姦身蹈竒禍臣豈惟不當作刑官
亦不當作官矣第

先帝雪臣父之寃復其故秩臣故不敢不出

皇上表臣父之功

贈尚書

賜祭葬隨

召臣於草莽之中臣又不敢不出臣所愧者出而
碌碌尸位不能報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三十一

二十三

上恩耳况東西南北惟

上所命

國家法制森嚴非若宋人之可以情請而他改也
夫揆言路之勢至欲廢百年之臺規而獨析吏部
之條必欲改一歲之磨勘臣以爲似失輕重也且
仁榮待臣非薄當臣之入考滿使人致書幣於揚
州寄名箋索詩爲其父母贈比時既不以臣爲非
一旦決裂若此其意殆更有所爲耳臣衰不待年
譽不勝毀苟課臣以考功之狀則毫無可稱曷臣
以中正之條則動有餘咎縱仁榮不言臣固自知

之今大臣之體日削言路之氣日張仁榮之論臣
不勝不止臣不去仁榮亦不去

皇上固不忍以臺諫之單辭而傷銓部寬平之體亦
豈宜以臣之一人而沮臺諫伉銳之鋒伏乞

先斥臣歸里以謝仁榮仍

下吏部都察院將臣所得

恩典應存應禡定爲畫一臣雖蔬食沒齒了無所憾
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三

二十三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四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疏

爲光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諸儒以昭

聖化以慰衆心疏

臣自束髮而從諸生後誦法孔子髮今已盡白矣竊
觀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卽自漢唐宋以迄胡元
而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

高皇帝因仍無改且式廓之至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十三

一

憲 孝二朝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佾舞則益而
八邊豆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茂以加矣

世宗皇帝下日明詔易像爲至易王稱師此萬古獨
信之真是破迂儒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
隆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禮驟貴曲加迎傳遂至
佾舞躉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僅同諸侯王而大成
殿名更爲先師廟上不得與釋道並紳衿之士入與
駁弁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
所窺見以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聖王隆師重道之盛心附來世尊君卑臣之微指臣

竊以爲奉行過之過也今幸遭禮樂將興之會當議論無諱之

朝若不以時改正後復何冀爲此冒昧上

請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木主師號外其餘一切光復其於

聖化不爲無補臣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厄恩不及門之士商記者追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若魯子者而不與也顧使宰予冉求濫竽其間竊所未曉夫宰予相齊身中田常之難所紀雖不盡覈然而朽木糞土之譚見鄙聖門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三

十一

短喪自便之私得罪名教冉求爲季氏陪臣聚斂以益其富鳴鼓之攻非徒之責凜乎霜鉞

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故追咎權相之奪情以庶勵百僚屢飭有司之掎剋而予求於臣子之倫何如天

下萬世之論何如乃使之儼然於大聖一堂之士與顏閔比肩何其謬鑿不倫至此也臣以爲宜降置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有若南宮适二子其言行益爲純熾庶可從顓孫師之例進補臣又考得嘉靖

於從祀諸儒有所進斥固極精當然所進歐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亦在中上獨嘗議摘易

繫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祇以其所著濮議徵合新禮遽登從祀臣以爲登歐陽修不如登范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又能於戎馬倥偬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仲淹之賢視歐陽修何啻倍蓰合無併將臣前後所言進斥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道禮官館閣大臣會議定奪庶幾

聖道益隆

聖德益顯臣本腐儒竊覩追隆孔子之典裊益於累代而驟損於

盛朝不無有慨於中及抵南京嘗以春秋丁巳顧瞻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三

三

廟貌徘徊堂廡私心搖搖怛怛如有所失敬披肝腑一得之愚遂忘尸祝越俎之戒

陛下采之公議歸之獨斷臣不勝幸甚斯道不勝幸甚爲此具

奏

爲申飭部規傍及時務少有獻納以效禪補踈竊念臣海濱棄臣不識時宜苟安獻畝飭巾待盡

陛下過采

廷臣之議還貳常伯之秩俾贊弼鑰恒慚濫竽亦欲少抒一得之愚奉佐維新之化而知識短淺志慮

昏忘間者傍觀延採粗有聞見釐爲十款其間多有
臣職守所闕者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斟酌覆請其應行應寢非臣之愚
所敢與聞爲此開坐具

奏

計開

一武舉之設選用新任幼官指揮千百戶及各
官應襲兒男示以有勇知方之教使備于城
腹心之選且許六年一次比照武舉事例取
其馬步射技及策論明習中式者得以應試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百四十三

四

會場無資推用踈劣不堪者黜革但以武舉
之法而加之黜革之人則是首二場之不合
式者反得以拙避咎而便騎習射之士徃徃
以長見短其於事體大屬不安合無將初貳
場馬步射不入格者仍令入第三場其騎射
拙而策論頗工或策論拙而騎射甚精者俱
免其黜革若有奇材偉畧明識博覽綽綽乎
藝文之表者卽杜預之拙不穿劄韋敷之弱
不習騎間亦破格收錄一二臣又攷得唐宋
以來天下郡國俱設太公望廟配以穰苴孫

吳韓信諸葛諸名將今獨兩都有武學而
不爲太公立廟 國家采其策而畧其紀
書而忘其本甚缺典也合無於南武學隙地
更創太公廟一所仍查前代舊典以諸名將
配俾師生於丁日釋奠先師以戊日釋奠太
公廟行禮庶使纓弁之徒少知報本之誼而
於振揚武功作興士氣亦不無小助伏惟

聖裁

國家之制公侯伯及武職大小官員上下馬不得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十一

五

用杙衣去地必過五寸非直以其純袴而故
裁之蓋欲其便騎習武備一時緩急之用也
節經言路申明奉有

嚴旨兩京一體遵守然臣自入南京所見都督錦衣
下至坐營官無不乘輿以兩騾肩擁者蓋武
弁之門其有蓄馬之櫪寡矣積偷成嬾積嬾
成怠浮慕薦紳褻博之風豢就純袴驕惰之
態尚安望其披堅執銳分士卒措草之功抑
控從送工疆場趨風之技哉臣以爲所當急
行禁革如有犯者聽臣本部及科道衙門叅

究重治若文臣一槩用輿出入非臣職守所
敢與聞獨兵馬指揮職在干畝役當奔走似
與武臣事體相同當一體禁革伏惟

聖裁

一臣見應天府呈給賞達官指揮千百戶姓名
若脫脫蠻撒因不花火赤孛囉奄失以宿卜
光帖木耳之類不可勝數臣不勝歎咤以爲
我

明有天下二百餘祀統一華夷匈奴解轡願爲臣妾
而 輦載之下乃復因繩犬羊之故名希領

舟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三

六

加例之給賜呼者不以爲惟應者不以爲耻
其在京及真保等處諸衛當俱有之又惟回
夷色目人等散處郡邑何啻數十餘萬而飲
食喪葬全用故俗通都大邑之中公造寺宇
尊崇滿刺手口之間俱有暗號千里之外所
至如歸萬一有風塵之警狼子野心安能保
其必無查得隆慶初元真定撫臣奏將達軍
營作忠義等項名目良爲有見合無通行兩
京中外衛所將前項達官軍旗名姓通行改
正止存一字爲姓標以革名其給賞仍如例

不缺回夷色目人等不許仍徇故俗務遵華風遠者所在官司訪出從重究治其於防微杜漸之意不無小補伏惟

聖裁

一南京叅贊機務實兼內外守備之職而分理之非直以佐行文移苟且具員而已有匡救彌縫之責有防杜遏折之機是以職居夏官而班首六卿時當考績則免其離任何者誠重之也今每遇叅贊缺守備官諉以舊例不行會請署事官員苟徇一時之便罔思留鑰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三

七

之重相沿成習殊非事體臣以爲南之叅贊重於北之協理協理缺則兵部爲之請署叅贊缺則守備當請之九卿會行兵部右侍郎無侍郎郎行別部尚書侍郎之掌印者兼理其於慎幾微裁橫肆不無小補若曰領

勅官非奉

上旨不得徑署則提督糧儲操江大臣

獨非領

勅者乎而何以會行署事也伏惟

聖裁

不規回夷色目人等不許仍徇故俗務遵華風遠者所在官司訪出從重究治其於防微杜漸之意不無小補伏惟

高帝用夏變夷化家爲國一時功臣如六王者既以
弘治詔官其後人爲錦衣衛指揮使又以嘉
靖詔進爵通侯世世勿絕

恩德至隆渥也而一時當事大臣不能詳攷故實獨
遺所謂太子太師穎國公傅友德太子太師
宋國公馮勝者攷之友德於洪武三年以戰
功封穎川侯其後下秦隴轉破階文遂定西

蜀

高皇帝躬御

天藻首頌虜功尋統大兵三十餘萬

蕩平滇南拓土萬里歸啟公封數提將鉞終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四十三

八

老牖下勝於洪武三年以平定汴洛秦晉功
封宋國公列於衛國公愈之上自是連總雄
師北殲強虜勛臣榜中名列第三止是金山
之後偶以一青微忤

上旨然任遇無改名爵如故二臣之歿在洪武二十
七八年間

上既倦勤於政一時勳貴大臣通未有議及贈謚及
襲封者後世因其優卹之微遂飾以嫌忌之

說使

高帝之心不白累朝之典尚我臣以爲是二臣者

功不下六王而報同凡庶甚非報本追遠興
滅繼絕之義也合無

勅下吏禮兵部會同館閣大臣查考金匱石室之藏
詳覈二臣社稷之勲或追崇王爵或加贈上
公賜以易名之典仍推求子孫比照弘治六
王事例蔭錄指揮等官倘用事久爲嫌則漢
之末季尚有追錄鄭絳之後者寧謂
聖明御極而有所不逮也伏惟
聖裁

一臣以萬曆二年任鄖陽巡撫嘗極言勾軍遠
奔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三

九

戍之苦大約謂應勾者孱弱之氓就斃道路
姦黠之輩甫至卽逃且以一軍而致累押解
二人使之無罪而廢廬產鬻子女觸冒寒暑
凌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於萬里之外
請令於原籍五百里內從便改補則以天下
之兵補天下之伍而伍不缺且其便有四應
勾之戶樂於近而不易規匿使吏胥得策爲
便應補伍者宜於水土而不至困絕爲二
便近則不逃逃亦易跡爲三便解戶不至破
家爲四便蓋疏上而部臣以方遣清軍御史

惡臣沮撓寢不爲覆蓋十餘年而勾軍遠戍之苦日甚一日未能繼臣而言者又臣至京京兵部見各都督府有解軍湖廣四川者一軍而用千戶一員舍人一名給驛傳送計其乘騎傳廩之費往返不啻百金且方今嚴慎郵傳至監司守倅科道部屬之任不給符繻而護一罪人至戍所乃屈衛官主之又使之馳驛往返何政體之倒置一至此也合無

勅下該部將臣前疏詳酌通行及行本部此後解軍仍照外縣倉解伏惟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十三

十

聖裁

一南京輦轂之地其一應差役最爲煩苦而邇年以來貧富不均輕重失劑大至破家小亦損橐其弊端多自五城兵馬指揮蓋兵馬指揮起家貲郎不繇經術佞巧捷給之才雖不乏而庶公恪慎之守多不聞臣自入京以來怨讟之聲滿耳竊謂上元江寧二縣知縣本係親民之官又皆科目之選而於編役一事了無所關甚非事體合無今後遇有編役五城巡視御史會同應天府行上江二縣正

官同兵馬司官編審呈請裁定庶幾私弊肅
清人心協服妄意此法於北京亦便伏惟
聖裁

一上元江寧二縣知縣

高皇帝蓋倣古長安洛陽二令之制而高其秩爲正
六品非特標異赤縣實欲昭重

神京其後更以秩高不得與給事御史之選即治行
稱最者不過爲散曹郎次則郡倅州長而已
且在

京輦之下頗多牽掣遂使甲科推避不肯就選而類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十三

十一

以舉貢充之任者志望日以卑事權日以輕
而體面日以殺甚非

高皇帝標重神京赤縣祕意也臣又思得府之下
輒京其爲州州之下爲縣天下之州大約二百有奇
而雄繁者居其半大則連城小亦百里其體

高皇帝高於縣而止以格不得給事御史故甲科之
選遇之則感額而思避士民之品及之則抵
掌而見狎及主爵之抑之也雖以高第入副
曹郎不計舊資惟錄新俸授主事者高卧而
得監司而此猶不敢望郡守往往神采沮廢

威令不行亦豈古時賢君所以重守令意也
合無此後上江二縣知縣缺必以進士二甲
選末或三甲選首補之政績卓異者比照部
屬改科道事例不妨取擢其宛大二縣及順
應二府推官亦同凡遇各州正官缺亦必先
其雄繁者多以甲科除授次則及縣令之有
聲實者陞補入佐曹卽論俸陞遷必從州任
併筭若有政績卓異者六年之外超補郡守
三年之外徑遷吏禮清曹庶物情既平吏治
可望伏惟

會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三

十二

聖裁

一貪酷不謹官員遇朝

覲考察

累朝奉有明禁不得收錄至於詔恩加級復官

通不覃及

祖宗德威明若日月嚴若霜霰而自近年以來矯抵
過正務通物情至壬午一

詔不申朝覲考察二禁一切徑行復官至因而加

級者有矣朝覲雖極貪酷有指不行提問
矣貪酷去官者不追原領

誥勅矣此何以激懲百吏慰服衆心合無

勅下吏部都察院查照累朝詔旨通行天下凡違

貪酷不謹官員一切改正不許復官加級提

問軍徒追奪

誥勅如例伏惟

聖裁

一蘇松常三府財賦甲天下半而簿書期會獄訟兵防往往稱是舊止以按察副使一員統之精神伎力管攝難奔走逢迎疲頓不支以故設有叅政一員專理稅糧坐劄蘇郡蘇

舟州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三

十三

郡之人以不堪撫按駐節之煩而併厭之倡爲阻議乍設乍革其後巡按御史鄧鍊請復而不果今者新設水利副使許應達於松江其人資望已深名位故重合無量陞叅政一銜令其兼管稅糧不妨於松江坐劄大抵水利方興之際則以水利帶稅糧水利既通之餘則以稅糧帶水利員既不繁事亦易措且此二官實相表裏言者若以其擾費而復尼之臣竊謂天下諸藩之賦大者尚不敢望蘇州一郡而設有藩臬二司有設稅糧水利各

府俱有守巡兵備等官豈獨易於諸藩而難於三府也又豈獨諸藩之務繁於三府而三府之供億窘於諸藩也夫屑屑焉爲朝夕饘粥縷析而銖計此閭閻之氓所兢而薦紳大夫之所不言也臣又有欲陳者卽三郡有巡撫有巡按有操江有巡江有巡鹽有巡倉而以一兵備應之到任必謁出巡必迎必送其撫按年節生日小有吉凶之事必叅是盡收兵備之日力而委之道路也竊以通行一切禁革爲便伏惟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三

十四

聖裁

會劾司禮監張鯨疏

臣等竊覩邸報該科道衙門交章論劾提督東廠辦事官校司禮監太監張鯨及錦衣衛提督辦事官校左都督劉守有等罪狀

皇上於御史何出光疏辭 批下法司將事內有名人犯提問劉守有革任回籍張鯨策勵供事諛法司問明奉

旨那尚智監候處決李登雲張繼德明 地面永遠
乞軍獨於張鯨止 令痛加省改策勵 事而鯨第

都督張書紳所犯亦從免究以故中外洶洶不平法
司抗辭執奏九卿大臣科道等官聯章論劾而吏科
給事中李沂辭尤愚戇不根致觸 批論內閣九卿雖云
聖怒下鎮撫司用刑嚴究其 批論內閣九卿雖云
張鯨已有處分而所謂處分者則但聽其引疾乞休
准私宅調理而已夫私宅調理者所以處中貴人老
疾之辭而非待罪人之體也張鯨罪至無將法所不
宥

皇上之意不過念其供事日久待奉微勞不免屈法
以示寬未必予假以需用而遠邇物情傳聞驚詫意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三

十五

張鯨必多方以求復進蓄憤以思一逞且謂劉守有
重臣也一疏而斥遂甚易邢尚智等餘黨也一讞而
死戍不疑而元惡大憝之張鯨乃寬假之優卹之不
一而是臣等未測

聖意所在第竊聞之書曰從諫弗拂去邪勿疑又先
賢諸葛亮云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且異
同今

皇上之待言路若此其待近習又若此臣等不知於
從諫去邪官府一體之誼何如也且三尺法者
高皇帝所定以貽

皇上者也九卿大臣

皇上所與其理天下者也法司

皇上所用以正綱紀者也言路

皇上所藉以發奸伏者也今以一張鯨而骹三尺之
公法以一張鯨而屈盈

廷之公論切爲

皇上惜之臣等職在踈逖見多後時特以備員部院
宜切股肱上不忍累

皇上之聖德中不忍釀

宗社之隱憂下不忍叢天下之指議爲此激切其實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四十三

十六

上請伏乞

大奮乾綱將張鯨仍行盡法究問或謫發南京閑住
遺下監厥職事急選老成清慎之人代之明示中外
不復收用其李沂見奉

廷杖死生未分倘蒙小減俾以微職効用邊徼則

陛下雷霆之威更爲解釋而日月之明無不離照矣
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披誠獻言仰禱

聖德

聖政疏

係南九卿會上具草

臣等恭聞邸報內朝儀自萬曆十六年九月以

來

皇上視朝稀簡乃至正元嘉會萬國嵩呼策士

金門傳臚

玉殿國家莫大之典俱未蒙

臨御遠邇臣工謁辭思一瞻

天表親承

德音而不可得尋奉

聖諭

朕近因動火免朝臣等不勝憂惶乃今詢知

聖躬萬福而兩月以來猶然未聞視

傘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四十三

二十七

朝臣等於上憂

聖體之念雖少安而仰虞

聖德之心則轉切竊唯我

太祖高皇帝櫛風沐雨以取天下

御極三十餘年未嘗一日不視

朝亦未嘗一䟽不

躬覽故能統一華夏享有

上壽衍祚無極

皇祖世宗皇帝雖以晚年躬修玄理跡若倦勤而親

閱章奏朝發夕下手攬

乾綱威攝群小然憑几

詔尚有餘悔乃聞近日遠邇章奏少或詆諆時事或觸冒近習輒留中不下

二祖七宗以來未有如此者也祇是正德中權奸劉瑾朱寧江彬乘

上不省章奏盜匿私家大小數千餘本後皆舉宗殲夷始將原本搜出貽譏史冊以至於今此前事之明鑒也臣等於上年十一月內及大小九卿科道等官追論司禮監太監張鯨罪狀乞行斥遠亦在留中數內臣等所以不敢死諍者竊意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百四十二

十八

皇上前已處分必無係戀而比聞

天怒不恒

聖衷未定小人睥睨覬覦之情當何所不至群黨趨附羽翼之謀亦何所不有萬一復寄要樞彼此創爲迎合之策以固其寵收召不逞之徒以張其權盡脩睚眦之怨以快其志廣開苞苴之路以補其橐貲憂

社稷流毒縉紳竊謂

皇上既以天下公議而去之不當復拂天下之公議而用之也抑又聞之醇醲適口而爲腐腸之藥

妖麗悅目而爲伐性之斧五步之內怒而流血
非萬乘之劍也屏帷之間不備不虞非

九重之固也

皇上之

寶位乃

高皇帝所授之位

皇上之

聖躬乃

先帝所寄與天下臣民所仰屬之躬伏望上念

宗社之係爲重下不以臣等芻蕘之言爲輕日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十三

十九

御朝門躬親庶政俾臣工快視四夷朝貢之使仰瞻
天顏清豫忭舞欣悅凡有章奏即時付閣擬票該部

覆題行止內節嗜慾之好外杜奸邪之窺親近

儒臣講評治道使

經筵日講之規不致久廢將見

聖德日隆

聖政日微臣等幸甚天下幸甚臣等雖在隔遠分均

股肱不忍默默尸位以故不避斧鉞披瀝肝膽

冒昧上陳不勝悚懼戰栗之至爲此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郵典事跡

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原任南京兵部尚書
今病故陰武鄉男官生陰鎔通狀告稱有父陰武鄉
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授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
丁母憂復除刑部浙江司主事陞本部江西司員外
郎陝西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江西布政司左叅議
本省按察司副使隆慶四年改廣西提督學校副使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萬曆二年陞江西按察使陝西
布政司右布政使本司左布政使應天府府尹太常
寺卿萬曆十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地

卷之三百四十三

二十一

方本年六月內歷三品俸三年考滿具奏奉

聖旨陰武鄉着就彼復職蒙給

誥命授通議大夫蔭一子入監讀書時因虜衆內附

叙錄軍功獲蒙

欽賞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兵部右侍

郎轉本部左侍郎十三年三月內歷三品俸六年考

滿具奏奉

聖旨陰武鄉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屢因軍功俱蒙

紀錄十三年八月內陞南京工部尚書十五年循例

自陳奉

聖旨卿職司留土宜益用心供職不准辭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不幸於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任病故錄照

國家舊典凡兩京文官二品見任并致仕病故者例有贈官賜謚祭葬錄蔭况歷尚書實俸已經三十三箇月偶因王事勞瘁染疾身亡相應遵例奏

請緣鎔隻身扶襯還鄉並無丁男堪以請闕不得已謹將履歷緣由備狀赴告代爲題

請等因送司案呈到部卷查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尚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四

二十二

書陰武卿病故隨該臣世貞等題報去後今准前因臣等看得本官才識精詳行業端慎入仕三十三載無公私纖毫之譏居官一十九政有樂利久遠之績視學則私菁莪之化屢騰薦書撫畿則著保障之猷數蒙優賚迨贊留務逾展計謀綏輯流移馴擾驕悍人但見其鎮靜之底績而不知其拮据之苦心至於羔羊之節終始不變易簣之際垂橐蕭然伊男匍匐奔喪間闕扶襯勢不能叩闈陳情懇乞身後卹典臣文華有交承之誼臣世貞托僚家之末知之最直闕之實至查得萬曆初年本部尚書劉承吳嶽致仕

身故俱蒙

聖恩備予贈謚祭葬又上年內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病故右副都御史王用汲代爲題

請卹典今陰武卿歷官深於海瑞勤事著於采嶽臣等代

請又與用汲相同爲此據實具題伏乞

勅下吏禮二部俯賜給與贈謚祭葬庶幾

恩造有終勞臣知勸緣係卹典事理爲此具本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四十三

三十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四十三

09956

